

同春集  
九

雜著  
記  
題跋  
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共十六

16  
2401  
9





和  
2401  
16-9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

乙亥正月初三日曆書題辭

余年今已三十學不長德不進而疾病日痼舊習未  
刮有時思之惕然奮發而一時意氣易得消散心術  
之間隱微之際尤悔日積李先生所謂昨日所為今  
日難改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者真余之謂也此蓋氣  
質淳弱工夫不篤而然也從今以往庶幾改之書此  
以為師朝起有感而書

書示李氏子

德輝

○戊寅  
李先生即栗  
谷文成公





備之從我遊殆三年於此意甚勤也顧余積病沉痾  
精力消剥自救不給既未能表率又不得嚴課夷攷  
汝言動猶夫前也學業猶夫前也容止猶夫前也未  
有以慰人之意刮人之目此豈汝父母奪恩示義千  
里津送之意耶莫非余爲師無狀不善教導之罪也  
尚何言哉汝之資質本非不可爲善者惟其童心未  
祛汙習甚痼長者之前稍似修飭出門之後便作異  
人讀書既不勤制行又不雅戲言戲動殆於流蕩醜  
慢每爲儕流所賤而尚不知回心易慮惕然奮勵此  
豈獨余之罪耶今其歸也將何顏拜汝父母又何顏

見汝隣里鄉黨耶汝之齒行且十有六矣如是漫浪  
數年之後必未免鄉里之常人雖欲悔之已無及矣  
吁其懼哉黃溪有大師方設臯比以講道汝若負笈  
往從得有啓發大善此若未易須與黃郎連床講廟  
將小學日溫數十行字字句句皆要踐履且受論語  
日誦五六十行餘力又溫孟子循環熟讀如誦已言  
非惟口讀必要心體非惟心體必要力行必以變化  
氣質爲務日用之間一言一動必先思之曰是果合  
於義耶是果合於理耶吾父師聞之以爲如何臨深  
履薄策勵勸往如是而心地不開學行不進不得爲



善人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順  
是以往將有無限好事不知何憚而不爲是耶嗚呼  
悠悠歲月不肯待我一往而不復返矣吾非無意於  
此事者病不可爲矣今書此以勗汝且仍以自悼焉

遜巖書院初建通文

代院儒作○壬申

蓋天之生賢世不常有故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雖地  
隔千里世後千載猶必尸而祝之以伸其景慕之懷  
而况樛木纒摧徽音未沫游居講道之鄉杖屨優游  
之地儀形聲效彷彿如昨則其所以想像瞻慕者又  
豈隔千里後千載之比耶惟我先生以純粹篤厚之

資接師友淵源之緒承壽道脉綱紀人倫其所得之  
淺深所造之高下有非末學膚見之所可槩測而若  
其居深積厚瞻面盎背融和坦夷洞徹無間者則童  
孺下賤亦足以覩焉豈所謂光風霽月泰山喬嶽者  
非耶嗚呼道之興廢實係於天用舍行藏雖不足言  
而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一世之公議以重後生  
之趨向以定則先生之道雖未能得行於當時而其  
繼往開來之效則有不可誣者也噫吾儕何幸而並  
生於一世又何幸而並生於一方聞風而誠悅覲德  
而心醉者凡幾年所矣則環東土一域雖莫不尊師



而罔極之恩在吾黨尤切卽今祥麟逝矣儀鳳去矣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不有安靈之所以寓羹墻之  
慕則將何以慰後學安仰之痛而衛斯道將墜之緒  
耶連山一邦乃是考亭之發源而詩書之魯也步  
武所暨草木含馨金聲玉色悅隔前晨則俎豆安享  
捨是宜無他焉爰謀經始初茲廟宇而力綿費鉅惟  
不克有成是懼斯非一人之阿言一家之私事凡有  
秉彝之天而不外於先生之道者其孰不同聲而應  
嚮風而趨乎吾知斯役也將不勞而事集也於戲百  
世在前萬世在後先生之道不可泯地有遠近時有

古今人心之同不可誣凡在吾徒中人盍各勉旃於  
斯

一鄉以宋生時昇孝行呈方伯文代鄉人作

伏以褒賢旌善乃有國之先務也一有出天之孝高  
世之行湮晦泯沒使後之人不得爲矜式焉則此固  
君子之所憾而其責宜必有任之者矣縣內南故士  
人宋時昇非有師友見聞之益而愛親之誠得於天  
性迨其父疾病將死斷指以進得延旬日之命及遭  
喪不克葬殆一歲自夏至冬長伏露次手足爲之凍  
裂啜饘粥以終制厥後母喪哀毀益篤只以粟米作



同春堂先生集  
粥而飲鹽醬菜果絕不入口其時患痘疾幾死而未嘗一日廢祭曰一息尚存忍付饋奠於他人乎如是數月竟得生全隣里感歎咸以爲誠孝所致三年之間不曾啓齒而笑嚴截內外之防足跡不及中門其兒患痘而死亦不入見有時上墓終日號哭真元旣毀兩眼先病家人憇之少以稻米雜之粟粥冀或補其元氣則終其日不下一飲家人不敢更進遂致兩目全盲仍成廢疾人矣家貧屢空朝夕稱貸而至於祭祀則雖朔望祭禮情文畢備雖起動可入奠灌必親終其身不怠大略如斯疏節難悉茲所謂出天之

孝者非耶此人之祖曰慶昌壬辰之變不幸逢賊以身翼蔽其父而死國家旌其閭而復其戶及其孫而繼有此人益可尚已頃年父老宗族合辭聞之於方伯方伯轉聞於朝廷朝廷有生前復戶死後旌閭之命故其生也本縣已施復戶之典矣今其死歲星已周而旌閭之典尚未舉焉蓋緣土主數易未遑焉耳今聞檐帷行過茲敢申告於採風之際其時事目營中若本縣想皆有藏伏乞閭下取而考之依朝家已成之命俾卽行之若或文籍見逸於兵火亦宜申稟朝廷趁時勘定使祖孫並美輝映一閭則斯非但十



室之幸其有補於風化豈淺鮮乎哉嗚呼數尺棹楔何與於死者而生等之請前後喋喋必欲成之而後已者誠以忠臣必求於孝子旋孝乃所以勸忠在今艱虞之日尤不可以不急先焉朱夫子之在漳州旣錄翁德廣等孝友之實聞之於朝繼將紹興死節之臣孟彥卿等立廟以祠之先賢遺規炳如日星法古準今長弟行之斯非閤下之責耶惟閤下其圖之

先祖妣柳氏墓所定行歲祭通文

惟我先祖妣柳氏墓託在周岸縣寬洞香火之絕今百年餘矣墳塋不治樵牧不訶凡在行道莫不傷嗟

矧我子孫當作如何懷耶吾宗黨雖甚衰替見在尚百有餘人而居是邦者居半焉墓之相去不甚遠而展掃之禮闕焉不修使未免於崩廢則茲非我子孫之責耶嗚呼歲一祭之百世不改者旣是朱夫子家禮本意則雖無墓田豈非我宗人之所共勛者乎茲於今月初九日願與諸宗賢會于墓下展掃禮畢因講族好從今以往歲爲恒式須於是日一齊早會千萬幸甚

高祖考妣曾祖考妣墓所置田立石事諸外孫

處通文 己卯



惟我先祖宣務郎府君神主雖祧墓祭則禮不可闕而墓田未備若而孱孫逐節輪行殊非久遠之圖且承仕郎府君墓若前妣完山李氏墓碣文皆已撰成而兩墓各在異地立石尤為不易且承仕府君墓田亦未曾備易世之後必有難處之端茲欲趁此中熟之歲鳩聚財穀經紀屢年以圖四大事凡我宅相僉尊親屬雖竭亦非路人之比或有聞風而出義者敢并布告惟願隨力以助成此美事豈勝幸甚

懷德忠節祠奉安竹窻李公野隱宋公通文代  
崇賢院儒作○辛巳

右文為蓋惟江都之變捨生取義能以一身扶植民彝羽翼斯文者指可多屈而其中若太常李公時稷太僕宋公時榮尤炳炳焉惟我懷德實太常公所居之地亦太僕公之桑鄉也鄉人生而講其行義切而服其忠節無以寓其追慕之誠則相與議建安靈之所於崇賢祠之傍工已告訖將於五月初三日肇薦盼嚮是舉也實係斯文實關風教凡我同志之君子必有樂聞而興起者茲敢徧籲盍亦相率而至共成禮儀噫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尚能相感况於並世之士乎况於舊要之人乎凡諸君子庶幾勉旃



注山諸宗處通文甲申

右通文為持平先祖考妣兩位墓祭一依寬洞板橋例歲一設行事已為完定而主祭宗人宋演祚甫移居他所呈單請改茲依家禮諸位送掌之文欲令僉位送掌墓田次第輪行從明年乙酉為始每十月初十日依禮設行而祭物不須豐備唯務精簡每位脯盃各一器果四色盤床餅麵飯羹各一器湯三色炙三獻各二串通六串雖有無過此式山神祭亦一例行之毋有減殺祭罷只以餽餘飲福而已毋或更添他饌致有難繼之患幸甚如有一負專掌久行者亦

好僉尊相議處之

沙溪先生墓道樹碑時通文乙酉

沙溪老先生歿十有四年而追慕之在人心者如一日焉豈所謂莫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己者耶先生墓道之刻尚闕焉此誠斯文之欠事多士之所嗟今者先生嗣胤承旨公分寸拮据已始其役而財力綿薄萬不逮一勢將中道而止噫此實吾黨之責而既不能倡之於前又不能繼之於後則其於追慕之義何如哉茲願與諸君子共圖之倘蒙協謀并力以相之庶幾斯役得以就完而吾黨之責亦可以少塞矣



惟諸君子垂諒焉

清州書院泉谷宋公追享通文代牧伯作

右通文為故東萊府伯宋公精忠大節赫赫在人耳  
目今將以斯文公議醜享於本州有定院祠者蓋壬  
辰之難實是氣數之大變國家昇平百年文武恬嬉  
民無死長之志士昧投命之義國之不亡僅一髮耳  
公以眇然一个守臣當賊初衝首先抗義視死如歸  
自是厥後首尾數十年成仁取義以表正人紀扶樹  
國脉者固不可一二數而實公為之倡也然則國家  
得有今日繫誰之賴歟公少卓犖有氣誼風流標致

儀範一時當其赴東萊也朝暮難且作公有老父在  
堂人或勸之勿赴公毅然曰不辭難臣職也則其定  
蓋已久矣城且陷取朝衣穿甲上北向拜訖致書于  
其父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誦  
其言千載之下亦必有感奮流涕而不能自己者且  
其僕妾之賤皆知取捨之分不汙於讐虜而俱全其  
節公之所以有於已而及於人者如此亡論華夷婦  
孺罔不稱誦而嘖嘖焉尤豈非古今之所罕聞耶朝  
家崇報之典萊城享祀之舉亦可以少慰瞻聆而惟  
此本州即公故鄉墳廬在焉子姓居焉州人之所以



想慕而興起者宜有倍於他邦而尸祝之禮尚闕焉甚可惜也州古有院醊祀慶徵君朴江叟金冲庵宋圭庵四先生既又追享韓松齋夫五賢者道德學問固非後生所敢窺測然槩以論之雖所造不能無不同而亦不害其為同也今以公之所就擬之又未知其如何而古人之言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學求如是而已則又何歎於殊途而同歸也朱夫子嘗記漳州州學東溪高公之祠而曰孟子論夷惠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一朝慨然以百世之師歸之蓋以二子志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日感

慨而有餘也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亦可知也噫朱夫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雖未知公之風節視高公又如何而高公既祠於州學則以公而合食於五賢者庶不為無稽矣不佞適忝州符訪公遺蹟僥仰之聞竊不勝感慨之懷間嘗竊聽搢紳公議士林緒論咸以公為一介樹立既軒天地耀日月自足以輝煌之矣則合享之舉實謂今昔庶幾無疑茲於某月某日擬與州之學士安南如禮此實斯文盛舉肅此通告惟諸君子惠臨以教之不勝幸甚



諸子孫以先祖妣柳氏貞烈呈地主文癸巳  
伏以民等曾將先祖妣柳氏節行冒呈縣憲幸得轉  
聞茲奉下札該曹以前狀踈略更使詳經陳請者民  
等當初懼涉煩猥只陳其槩殊用歉恨今承申問真  
得情願其致不覩縷述柳氏即故麗朝高興伯濬  
之女而司憲執端宋明節之子進士克己之妻也年  
二十二洪武壬申歲喪夫所天只有一子兒既服闋  
父母憐其早寡欲奪之柳氏以死自誓守義益堅父  
子猶不諱乃負其孤兒脫身徒步自松京至懷德五  
百餘里匍匐顛仆三日不食歸依舅姑舅姑初不肯

納曰何辛苦乃爾女子而不從父母之言是不識三  
從之義也柳氏泣而對曰所謂三從之義其不在於  
背上兒耶舅姑遂感而許入與之食則氣竭腸焦勺  
水僅下於咽慈孝愈篤以終其身至今二百六十餘  
年子孫傳述古老稱誦聞者莫不感歎非可誣也蓋  
女子從一之法實肇於我列聖導化之後今時則  
無論士族以至閭巷賤婦稍為門戶子孫計者無不  
以守志為例國初則不然麗俗猶存雖巨室大族婦  
女更二率以為常朝家亦無禁令人固視之恬如於  
斯時也柳氏能自拔於頽波汙俗之中貞心孤節可



質神明則求之古烈女亦復幾人柳氏之墓在於本縣東面其墓表寂寥數語初非述作之文樸略已甚然其曰年二十二喪夫八十二卒性如丈夫之志終身守節云者正韓公所謂質而不華猶可考見其槩而柳氏所負孤名愉承訓趾美卽世所稱雙清堂者近故金相國尚憲實銘其墓而推原世德並著柳氏之行頗詳至謂顯於彤史云爾則金相國非妄言者尤可徵信今以兩墓表印本呈納可考而知之也柳氏節行旣卓絕如許當時合有旌表之典而至今未舉者誠有所不可知者然考之於古程太史之節義

見於宋祖之世而至英宗朝後孫程珣始有旌表之請晉之陶威公其忠烈何如而封贈之典猶待於朱子事故差池理有顯晦宜亦無惑於今日也况閨門事跡易至沉沒世無劉向誰則闢幽今若諉之於旣往而不復理會則程子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可復作者豈非可恨之尤者也今當盛際首以教化爲本幽隱畢達遠外無間民等冀及此時庶蒙追旌前日敢相率而冒陳今因更詢復此披悉伏望閣下將此事情一一轉報俾卽申啓許旌其閭柳氏墓田亦依例給復以舉數百年未舉之欠典以新視聽以幸世教



則不惟子子孫有耀古人所謂重國家之道亦庶幾焉民等區區至情至願實在於此伏惟閣下垂諒焉

崇賢院儒呈方伯文

代作○癸巳

伏以吾鄉故有鄭文翼公冲庵金先生圭庵宋先生合享之廟而歲久頽廢頃年報官驛聞改作祠宇而追享沙溪金先生江都節死李太常宋太僕亦以別祠享焉惟是講堂齋舍之未改者日益毀圮而所謂講堂樑折棟橈尤難支過生等大懼講授無所禮容苟且前春始謀理新之金趙兩巡相聞其然皆捐財助力甚優而役鉅時屈迄未完功目今簷楹粗成堂

室未就强弩末勢誠不知所以爲計念惟閣下之於弊邦實文公之婺女也爰自父兄以及子弟姓名咸載於院籍而閣下適按茲節來謁祠下退坐新堂視瞻梁栢則閣下畫錦之榮邦人慶幸之忱固不暇言而於斯役也閣下烏得而無情哉噫天其相之歟生等聞諸長老此院之初初也姜都憲台爺適按關嶺節續有大惠規模苟完實賴其力至今傳誦之不怠伏惟閣下愴桑梓之依然愍斯院之弊孱特加軫顧俾完斯役以慰斯文之望則可以繼都憲爺遺風金趙兩公又何足云想閣下必不待生等之多談爾



憲府通諭各部榜  
戊戌成都憲時

夫綱常風教國家之所賴以維持而法府之所常申飭者也卽今世道益下人心益偷子弟或不能事父兄幼少或不能事長老間或有傷風敗俗駭聞驚心者諸部亦不能一一報知于法府使之趨加懲治以致習熟耳目恬不爲恠我 聖上崇化導俗之意豈然哉從今以後或有罪犯綱常風教者各部勿視尋常劃卽報知于本府以爲處置之地亦須先將此意一一揭示於各坊各洞雖愚夫愚婦各其有司人等隨遇隨曉使之細知法府之意有所感發而懲創

如或不謹奉行且或有犯罪者而不卽來告發覺於本府之風聞則各坊任事人當先受其罪當部官亦難免其責茲用預先知委各須惕念舉行毋或泛聽且今奢侈之弊月益歲甚 聖上每於筵中丁寧慨歎凡諸有識士夫寧有違犯 聖教自抵法禁者而其在庶人亦皆直道之民安敢自外於作新之化不思所以遠罪遷善之道乎况今凶歲尤宜十分節約以遵國家之憲章以求自己之利益謹就大典禁制中抄出若干條具列於後各部一并知委一并摘發來報各相勉勵以體我 聖上崇化導俗之至意事



贈李生 遇輝說庚戌

迂齋李相公愛余甚常第畜之仍得納拜於其伯氏  
僉樞丈且與僉樞之胤掌令君游僉樞丈真孔子所  
謂善人者非末路衰世所得也余常敬慕之不幸  
掌令君早逝相公繼又捐館僉樞丈獨享大耄殆九  
旬而終後數年余之第三孫炳遠委禽於掌令君家  
掌令君子姓蕃行袍笏盈門福善之理可徵而其季  
子君晦甫遇我特厚庚戌春余承召赴朝君晦邀余  
館置其家即僉樞丈舊居小院迴廊盆荷砌菊宛如  
昔時而僉樞丈父子與迂老皆不可見矣俯仰今昔

為之愴然一涕聊書此以示君晦諸昆仲使益勉於  
小宛之詩云

記

養正齋小記

庚戌春余承召赴朝趙齋郎雲老以婚姻之故邀余  
館置其家所謂聽澗堂者即其先王父竹陰丈攸茅  
菊松書籍曾經丈者之手令人為之興感也雲老就  
堂之北園溝一小齋絕蕭灑北對大隱南臨城市東  
接三清西望楓溪而最是大隱形勝專輸於此幽爽  
靜僻甲於城裏諸名區余甚愛之未數日余謝病歸



歸來耿耿不能忘不知此生其果再往其齋與雲老把酒吟詩細討岳麓清趣也否噫是歲秋仲上澣春翁識

新寧縣環碧亭重修記 辛友

萬曆辛亥間先君子出宰花山縣余年方六七歲隨往焉時未省事而尚記其客館之西偏有小亭披篁架巖水澌澌循除鳴幽間蕭灑殆非人境卽所謂環碧亭者也蓋黃錦溪俊良宰是縣始創斯亭退陶先生作近體七言一律以詠之今載於文集中想黃公得此詩必刊而揭之以爲一時聳觀之地而亭與詩

皆無在者先君子以爲亭固不可無而先生留跡尤不可泯沒治事之暇乃就舊基重建其亭益樹以佳花異木出其詩於集中精寫以刻更揭於楣間亭旣成仙源金相公稚川尹相公適奉使以過留連愛賞不忍別去各留五言一律以記之厥後諸名勝遞筒酬唱甚多實一路之勝觀也歲月旣久浸成蕪廢人不知有斯亭又有年矣崇禎戊申咸平李侯材吉宰其地爲之感慨興懷重加修葺間嘗造余以諭之旣令余寫其亭額又使作記以識之余文拙不敢當而亦有所不忍終辭者謹肅容再拜作而言曰夫邑之



有亭館非直爲觀美將以頤其神養其精以清出治之源以培興化之本蓋古人累言之矣况我退陶先生誠百世之宗師其片言隻字學者猶且珍愛而寶藏之况言之精者出於性情之正者耶先君子卽粟谷先生之門人尊慕退陶實有所受其踵錦溪而修其亭揭其詩者誠非偶然而李侯又繼而新之噫斯亭可廢而斯詩不可泯也願後之爲宰更加敬飭續而修之俾無隳壞且鼓舞邑之學子不徒誦其詩又將讀其書尋其道講習而服行之其有補於風化夫豈淺鮮矣乎余孤露之餘默思花山舊遊甲子適一

周矣常願一至斯亭周觀童子時所遊玩其花木問其舊老以尋先君子之遺跡一心炯炯而今老且病屏執桑梓徒深蓼莪之懷茲因李侯之請不覺感慕悽咽聊書此以示異時之來宰者與其邑之士友先君子諱爾昌字福汝姓宋氏恩津人辛亥宰其縣癸丑罷歸遺愛至今在民云

題跋

王來舊館書李士尚壁間詩後 辛未

回瞻壁上二人名淡水交心是弟兄去路同行來  
路未青山萬疊獨歸情



右亡友李上舍士尚之作也往在孟夏之初余訪愚  
伏鄭老于商顏士尚以親齋問藥於龍城遂約日聯  
轡行甚樂也行到三山之玉來里秣馬士尚忽喟然  
而曰長程並馬在浮世亦不易也盍識之乃索筆題  
名于館舍之壁間暨還士尚先而余後士尚回到前  
館作一絕大書於舊所題名之下卽此絕也後十月  
而余又作商顏行復投前館摩挲舊題筆跡宛然而  
士尚已作泉下人噫浮生朝露一至此哉竊恠其二  
十八字無非寫出余今日懷如畫豈所謂詩識者非  
耶余與士尚結髮同襦契托金石而今忽棄我而先

逝則悲士尚者宜莫余若也然而余之懸解於斯世  
也久矣合散之隨化脩短之同歸余固已知之則亦  
何必悲焉姑書此以示同志之悲士尚者云

朱文酌海跋

癸巳

右朱文酌海十六卷八冊卽愚伏鄭先生所選定者  
也蓋朱夫子大全集如地負海涵靡所不有學者未  
易窺其涯涘退溪李先生就其書疏中爲節要十冊  
誠初學之指南無以尚之獨其自封事至碑狀諸文  
字咸不在選讀者歎焉先生平日酷好朱文常以爲  
如日星焉河海焉理義文章燦然備具千古以來未



嘗有此餘以文名家者殆類俳矣沈潜玩味不翅如  
芻豢之悅口至於疾病垂絕萬緣俱忘之際語及此  
文則心神如爽輒舉數三行極論其歸趣而後已焉  
先生之於此文可謂得之於天矣間嘗手自訂選取  
其尤關於大體而切於受用者編爲是表其刪節之  
間各有權衡與李先生所選節要者實相與衛其書  
疏一冊所以補節要之見遺者也博學之士固自有  
大全集在焉若其精力不長未免節約之功者先將  
兩書兼玩并觀熟復融貫以開其路脉正其規模然  
後推以上之曲暢旁通則朱門旨訣精義妙用其庶

幾矣乎先生不曾自爲題識蓋亦有微意焉書行於  
世有年或不知出於誰氏茲敢不揆僭妄識其顛末  
如右云

書高齋峯詩後

手撫丹山五色姿最憐頭角稱家兒風毛異日昂

霄漢莫道狂生不已知

齋峯自題贈  
同福胤某云

隆慶丁卯間伐王考護軍府君出宰玉果縣先君子  
以童子侍往齋峯高先生一見而異之贈以此詩蓋  
有知己之托非偶爾也後九十餘年高氏子弟得於  
遺稿中書示不肖俯仰之間人事之變遷世故之多



端有不可勝言者孤露餘生把玩莊誦爲之感涕交  
迸其曰同福卽玉果之誤也甲午十月初五日夜與  
子壻輩偶檢家中故紙書以識之

寫進 春宮先賢格言屏幅跋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周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張子陽氣發處金  
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朱子世間有三件事可  
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  
長年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  
自是人不爲耳程子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皆自棄也呂氏明道對神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  
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  
生靈之福也右論立志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程敬是  
常惺惺法謝氏敬者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徹上下  
小學大學皆不可闕也陳氏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  
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  
此 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  
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程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



同春堂文集  
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朱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非鬼神之力精誠之極也程石論居敬窮理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謝室慾如填壑鬱忿如摧山遷善當如風之疾改過當如雷之猛學始於不欺暗室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黃氏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張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於道亦思過半矣程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薛氏一念之

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扎瘡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張氏程子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第一要有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暴當矯之以和薛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妾之時少則自然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程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右論誠正  
修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  
必端端本誠心而已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周正倫  
理篤恩義家人之義也程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  
治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然閨門之內恩常掩  
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  
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  
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托  
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古之聖王教世子者  
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問之士與之居處又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近世則所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  
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辭氣衣服器  
用則雖極於奢侈而未嘗裁之也僚屬具貧而無保  
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所與出入居處親  
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 君  
子之於臣妾莊而莅之慈以畜之朱一字不可輕與  
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薛當世之務  
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至誠  
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  
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移於衆口必期致天下



同春堂文集  
如三代之世也 三代之治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皆苟而已程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三者矣朱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程嘗竊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域狐蠹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朱伏節

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張氏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而擴之人欲也則敬而克之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則行之惟恐其不力知其為非則去之惟恐其不果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無不如志矣 朋黨之禍止於搢紳而古之惡朋黨



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跡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事今未遠也朱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隱公善忠而不能用於亡身可不省哉林氏古先聖王制馭夷狄之道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朱石論齊治平堯欽舜恭禹攷湯慄翼翼文心蕩蕩武極天德絕四聖道貫一三省戰兢四勿克復戒懼慎獨誠明疑

道操存事天擴充養浩樂山玩草吟風弄月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博約兩至淵源正脉季湜嗚呼道統在於君相則道行於一時澤流於後世道統在於匹夫則道不能行於一世而只傳於後學道統之傳始自伏羲終於朱子朱子之後又無的傳此臣之所以長吁永歎深有望於 殿下者也今人既以道學爲高遠難行而且以古今異宜爲不易之定論夫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日不知其幾千歲而天地混淪磅礴之形猶舊也山川流峙之形猶舊也草木鳥獸之形猶舊也以至斯人之宮室飲食器用皆因聖人之制作



不能闕廢而獨於天叙天秩因人心本天理亘萬古而不可變者則乃安於數敗以爲終不可復古者抑何見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伏望 殿下志道不懈追法堯舜學以明善德以誠身盡修己之功設治人之教毋爲退怯之念所撓毋爲利害之說所動毋爲因循之論所拘必使斯道大明而大行以接道統之傳萬世幸甚

李珣石論道統

一日我 邸下於 書筵下令令臣浚吉抄寫先賢格言以來將作一屏以爲朝夕警省之資臣承令悚忤有不敢辭謹退而掇取明白簡易者凡若

千條繫舉立志窮理天德王道之要而以先儒臣李滉臣李珣道統之說終之若珣之言則曾進于我 宣祖大王直以堯舜湯武相傳之統望之於當時者也臣竊惟念我 邸下以 宣祖之正胄親受我 殿下心傳之法冲年正儲懋學時敏日開講席究觀今古思所以嗣承而遵法者靡不用其極隨時隨地密切加工書屏寓戒用意深至此與湯盤武楹同一揆矣今臣所撫雖未精當字畫雖不端楷然其所寫皆古聖賢格言至論建天地質鬼神而不悖無疑者 邸下誠於燕閒之暇沉



思默念體之於身心驗之於言為則或不無少補  
於作聖之工矣臣以山野樸陋猥側羣彥之後自  
惟螢爚之微寧裨日月之光祗有區區惓惓之忠  
自不能已敢以李珣之望於宣廟者望於邸  
下噫億萬年無疆之休其在斯矣惟邸下加之  
意焉時崇禎戊戌正月日通政大夫侍講院贊善  
臣宋浚吉拜手稽首敬書

題振衣閣公汝任題挹灝亭詩後

松檜陰中一逕開為尋高構蹙徘徊川流直割長  
郊去山勢平分遠岫回最喜曠閒宣偃息肯將簪

弁赴塵埃幽居我亦從君卜擬向灘頭起釣臺  
右振衣閣公嘗為我先君題挹灝亭者今逢公曾孫  
泰重秀才於京邸相與道舊為之愴然書贈皆辛丑  
仲夏小望恩津宋浚吉識

延平答問跋丙午

右延平答問兩冊三篇退溪文純公自述其跋文而  
手寫者事實俱該無容更贅第於兵燹之餘板本無  
存窮鄉學子得見者鮮矣今燕岐知縣趙侯持綱承  
訓于庭知有此事捐俸入梓俾廣其傳其惠後學大  
矣抑余於是竊有感焉昔滄洲釋菜之舉朱夫子特



以先生醜享焉其所以闡明聖統之適傳開示後人之標準斷為千古不易之定論者非偶然也然至今五百年而獨不與聖廟從祀之列其故何歟往在成化中 皇明琴川周木以是為請而議未克行士論歎焉崇禎癸卯臣浚吉猥陳疏章力言先生不可不陞祀之意 聖上令大臣議大臣以異於 中朝定制難之嗚呼與 中朝異制之舛孰若異於朱夫子定論之為尤舛耶此固世道所關而亦 聖朝莫大之欠典也噫朱夫子所已行者猶且為後世之所難如此况在後賢之當祀者其論議之難齊又何足恠

也雖然事固有待理必歸正茲事之行應有其時祇宜靜以俟之而已趙侯請余略記數語于卷末因道所感如此俾後之議者得有所考云

題任叅判 義伯冊子後

今是任兄曾以此卷見寄令余揮染俾作千里面目之資余衰病甚諾之未就而今是兄遽作泉下人日偶檢舊篋得出此卷不堪愴然強拈枯筆書遺其諸胤以寓懸劍之懷悲哉悲哉公別號

語錄解跋

我 殿下臨筵方講心經討論忘倦一日教曰語錄



實多未分曉處玉堂官可取所謂語錄解者詳加攷校以便繙閱茲役也應教臣南二星實尸之臣亦猥聞其一二刪其繁蕪訂其訛謬摠合前後所錄務在明白簡易去取次序略有權衡書成繕寫投進上令臣浚吉撰進跋文臣辭不獲命臣仍竊伏念語錄云者即中國之俚語昔有宋諸賢訓誨後學與書尺往復率多用之蓋欲人之易曉而顧我東聲音言語謠俗不同反有難曉者此解之所以作也舊本初出於先正臣李滉門人所記而隨手割錄實欠精粹向者故掌令臣鄭養就漢語集覽中拈出如干語以補

前錄之未備者然其書不出一人之手故或前後重複或同異牴牾我 殿下命之釐正者為是也仰惟 殿下聖學高明講解文義實有超出尋常萬萬者非蒙陋諸臣所敢及則此書之得失訛正必無所逃於 聖鑑之中矣嗚呼摘其葉者必尋其根泐其流者必窮其源今 殿下專精經學日新又新辭語疑晦之間或可以此書解之而既解其言又必體之於心行之於事上達不已然則此解雖微亦可為摘葉尋根泐流窮源之一助此實微臣區區所望之意也

三節遺稿跋 壬子



右三節遺稿三冊卽果齋尹公若其兩孫薪谷林溪  
昆季所著述者也尤庵宋相公發揮引重固已備矣  
余無庸復贅抑余於是感慨者存果齋公當昇平  
百年之餘值國家隍復之運從容取義視死如歸斯  
亦職耳當是之時控于大邦天心助順蒙 皇上寵  
眷動天下之兵以濟藩邦以殲強虜此實載籍以來  
所未有之盛事我東之榮幸爲如何而想果齋公英  
靈亦必含恩感激於泉下無復有遺恨矣至若丙子  
之變則天地翻覆彝倫顛喪國之不滅僅一髮耳噫  
何可勝言薪谷公欲將以有爲事未就而先死之天

之不弔人安得無憾林溪公以眇然一个微末之官  
前後章奏驚天動地亡媿於張尚書胡左史畢竟以  
一身撐柱宇宙震耀華夏有辭於天下後世何其壯  
歟嗚呼天生是人以準備是亂其成敗利鈍又何必  
論朱夫子有言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  
國噫林溪公豈其人耶之三君子雖數百年之久數  
千里之遠而一有之猶已奇矣况祖孫兄弟萃於一  
家爲國之光乃如許豈其家精神風氣積而能發有  
非人所及知者耶昔蒯徹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  
而泣吾知今與後必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篇者



矣其詩若文高下淺深今不暇論薪谷公與余同年  
司馬平昔相期甚遠且大余於是重爲之一涕

書柳秀才侗行錄後

完山柳上舍偉不遠數百里從余游甚勤一日出其  
季弟侗行錄一冊泣而言曰吾弟實有高才至行若  
將以有爲而遽短命以死願得子一語以闡其幽鬱  
卽長逝者魂魄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余謹受而閱  
之作而曰嗟呼惜哉蓋嘗聞氣之清者不完質之粹  
者難堅彩雲易散琉璃脆亦理之常也坡翁哀邵茂  
誠而曰原憲之貧顏淵之短命無之豈非命也以余

所見聞如近世楊浦崔彥沉琴巖宋文炳亦其流匹  
也余觀尤庵以下諸公誅語皆云君以遠大自期學  
博行篤已成儒者體段其所論說恰似嘉定諸子上  
舍又言君常欲訪我而病未果云余於是安得不重  
爲之嗟惜而以及見爲深恨也耶上舍欲余述狀  
文余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顧以衰病已就意  
緒荒茫把筆欲下而神不俱來矣無以塞上舍之請  
姑書於尤文脚下如此以見余雖有作不能有以加  
也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碑

先祖妣柳氏旌門碑記

嗚呼此我先祖妣柳氏舊居而朝家命旌之間也蓋柳氏系出高興勝國之末有諱濬尚書封高興伯即我先祖妣之考也先祖妣降于洪武辛亥擇對歸于我先祖考進士府君諱克已府君不幸早世先祖妣年方二十二父母哀其早寡將奪志先祖妣矢死靡他負四歲遺孤徒步行數百里自松京歸懷德舅姑家以終其身後二百餘載崇禎癸巳春浚吉適在沙



山之墳菴一夕忽若有天誘者慨然心語曰我先祖  
妣貞操烈行無媿古人而尚此湮滅凡我子孫將何  
以贖其罪卽謀諸宗人聞之於朝得蒙旌褒之典後  
五季丁酉冬臣浚吉猥侍 講筵 先大王適語及  
貞婦事臣敢舉先祖妣遺蹟以對 先大王遽教曰  
頃歲已命旌之矣臣於是竊歎 聖上於萬幾之中  
久遠微細之事照管不遺如此此雖出於 大聖人  
睿智聰明超越千古而亦我先祖妣至行純節有以  
感動 宸衷能使識有而不忘也嗚呼亦奇矣惟我  
後昆宰相與勉之以無負我先祖妣之遺烈而對揚

先后寵異之休命則幾矣諸宗人懼棹楔不足以  
傳久樹石以記其槩若其事實之詳有九世孫贊成  
時烈所述墓表記在焉墓在懷德治之東十許里寬  
洞之山坤向之原云

浦渚趙相公鐵山救荒碑記

蓋在萬曆戊申之歲關西大饑民將靡遺時則浦渚  
趙先生以本道兵馬評事受賑恤之任竭誠盡力使  
西民得以家活而人保賑事纔訖先生卽投紱而歸  
西民感德舍恩實有微禹其魚之懷相與豎石頌詠  
以寓甘棠之思諸邑多然而不惟世之人無知之者



同春堂公集  
雖先生一家人亦莫之聞也歲月既久諸石皆顛沒於草莽甲子一周而郭山之碑偶爲邑宰所得復建之期與始立年月日恰恰相符斯已奇矣而繼有鐵山之碑爲邑人所發復如郭山事噫亦奇矣豈先生積德陰功有不容終泯造物者默佑而陰騭之使始晦而終顯耶西民咸嗟異之遂建閣於碑復立他石以記事實先生之胤大冢宰大學士復陽氏以書來謂余茲事不可無識郭碑不肖孤已記之矣願得子一言以示鐵人余文拙不敢當唯是生平欽仰先生德義沒世而不敢忘今因此事托名於其間固爲大

榮茲敢不辭而復之曰惟我先生道德忠仁至誠惻怛常以爲三代必可復先王必可法萬物必可使得所入告於君出誨後學皆是義也雖殉道而退不終厥施其平日志業皎如日星可質神鬼若其一時荒政豈足爲先生能事而猶可想見其仁愛之一端噫今不可復見矣余出入先生門下今老且死愧無以副知獎之意而冢宰公以厚德重望方爲聖上所倚毗中外所屬望先生之爲兆而未究者庶幾其終之朱夫子謂李誠父門人弟子旣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



云者正今日之謂而想西民之望視學者尤切爾家  
宰公其以為如何先生諱翼字飛卿官至左議政謚  
文孝豐壤人學者稱為浦渚先生云

墓碣

行豐川都護府使李公墓碣銘 并序

宣仁朝有名臣曰刑部尚書李公時發有弟曰時得  
少從長公學治博士業既而投筆用武藝薦授宣傳  
官俄登丙午武科由內資寺主簿監清河興德茂長  
三縣進秩通政為豐川府使守樂安郡年六十七而  
歿公天資仁厚事親從兄孝敬無間當官奉職竭心

盡誠始莅清河疏久滯之獄伸邑子之枉興民最有  
遺愛至立石追思尚書公嘗受贊畫之任赴西關光  
海愍其親老特授公豐川以慰之其守樂安也郡有  
民田為權貴家所占訟未決有季公至立折而歸之  
民白江李相國方按道亟稱之因病罷歸浮湛鄉里  
絕仕進意其歿在庚辰五月二日始葬清州之青川  
已丑十月遷于文義治東李盛洞午向之原公字德  
久系出慶州高麗大丞相益齋文忠公齊賢之後高  
祖龜朴公彭季之外孫號再思堂官禮曹佐郎死於  
甲子之禍 中廟洗冤贈官曾祖渤 贈左承旨祖



憬胤 贈吏曹叅判考大建進士 贈左贊成三世  
推恩以尚書公貴也妣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副司直  
燾之女贊成公卒三月而公生最爲大夫人所鍾愛  
尚書公多在邊任公奉侍板輿志物之養甚備歲戊  
辰大夫人年七十八而卒時尚書公已先物公年亦  
耆艾而廬墓盡制鄉邦稱之平生操履如寒士未嘗  
謁朝貴干名譽以是官不達媿曰柳氏文化大姓副  
司直希淵之女賢有婦道先公三年生後公九年歿  
與公同壙生一男三女男曰慶會女適權訥別坐韓  
震英李禎側室有一子曰慶復慶會娶都事權必中

女生三男寅亮寅馨寅賓進士韓震英有五男一女  
男曰宇元宇柱宇大字弘宇雄女適洪受濬李禎有  
一男曰行雨內外曾玄孫摠四十餘人公晚業黃歧  
家余少善病常從公求治諛情甚厚公旣物而慶會  
氏袖家狀來托墓銘余諾之而未成慶會氏墓草又  
累宿矣尚書公之胤吏部侍郎慶徽知申事慶億氏  
與公之諸孫申請曰願毋宿諾於逝者感念存歿爲  
之愴然一涕乃敢忘其陋拙略敘其槩以寓懸劍之  
懷系之以銘曰

公之才足以折衝禦侮德足以濟人澤物胡賦之豐



而施之室家聲大於諸姪餘慶發於後嗣昭哉徵乎  
愈遠而彌昌福善之理在是

同知中樞府事

贈兵曹判書李公墓碣銘

始吾先君於世寡與惟與數三君子許為莫逆交其  
契分之最深且厚者曰近平李忠定公幼壯始終不  
替若一故其兩家子弟亦世講之相視猶同氣然忠  
定公之胤同樞公既歿之三年其嗣子海州牧伯愷  
氏以家狀授余泣而言曰銘吾先人微子其誰噫俯  
仰今昔有不可以不文辭者為之一涕而諾之謹按  
公諱時聃字子玄忠定公三子長曰時白領議政延

陽府院君季曰時昉判書延城君公於序為仲以忠  
定公命出為叔父後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諱資

貞夫人海州吳氏即其所後父母也公以萬曆甲申  
三月廿六日生幼穎悟六歲能作大字及五言詩又  
能畫梅竹葡萄有奇格忠定公鍾愛之癸丑中司馬  
壬戌遭本生內憂癸亥三月忠定公克辦擎天浴日  
之功公兄弟翊贊之力為多公亦參原從一等賜宅  
田臧獲直敘六品甲子授內資寺主簿轉司憲府監  
察社稷署令俄陞通政乙丑出為南平縣監以判書  
公憂去官戊辰淳昌郡守三年因事罷敘拜金堤郡



守癸酉二月忠定公捐館服闋授潭陽府使未赴又  
遭吳夫人憂戊寅大丘府使秩滿因道臣褒啓仍任  
公不留壬午拜僉知中樞府事復授潭陽丙戌綾州  
牧使戍子江陵府使病未赴俄拜光州牧使壬辰復  
拜僉知授忠州牧使亡何病禡癸卯公年滿八十例  
陞嘉善授同知中樞府事公欲力疾謝命未果上疏  
陳情乙巳二月八日考終于正寢以原從功 贈資  
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用其年四月十七  
日窆于公州甲村已向之原公性溫恭慈惠平生不  
言人過不與人較人無貴賤待之一以誠信事所後

父母志物之養備至其居官以節用愛民爲本但務  
著實不蕪赫赫聲所至官儲充牣而吏民安之尤謹  
於用刑唯恐其或過淳綾光最有去後思皆立石以  
頌之判書公賢居湖南之金馬鄉產業素饒公無所  
增益常舉疏太傅語戒子弟性不愛酒而雅喜聲律  
晚歲築小堂雜植梅竹蓮菊扁曰四友每逢佳節或  
親賓至命家奚彈琴吹笛歌舞娛樂窮日夜不厭已  
則恬靜自適泊然無爲也年逾八袞常自修飭每朝  
必盥櫛衣冠屬纊之日神氣清朗恬然而逝公延安  
人延安之李皆祖於唐中郎將茂我一朝有諱石亨



文章勲業振一時謚文康曾祖夔以乙巳名流卒官  
揚州牧使祖廷華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  
政府領議政延城府院君忠定公諱貴號默齋少學  
於栗谷先生封延平府院君妣曰 贈貞敬夫人仁  
同張氏 贈參判旻之女公配韓山李氏牧隱先生  
之後郡守德淳之女生於萬曆壬午二月廿八日卒  
於崇禎己卯二月廿四日得年五十八 贈貞夫人  
始窆甲村坐向用辛乙公之葬新穴也遷柩於左育  
四男一女男長卽海牧君次惇察訪次悟參奉次恂  
女適士人尹惟益側出三男恂懷情曰進士明著公

著慶著士人洪受寬安相萬海牧之子若壻曰後著  
世著士人李之鎰金澔察訪之子若壻曰參奉鼻著  
敏著夏著進士申遇相鄭斗祥參奉之子若壻曰徽  
著士人郭始徵宋昇恂之子若壻尹惟益有四男二  
女曰宣卿任卿憲卿挺卿壻曰魚震奭朴世榮內外  
孫曾男女摠八十餘人噫盛矣哉記昔丁酉歲余嘗  
拜公於京宅伯季兩相公適皆同席白髮金貂團圓  
湛樂令人不覺歎不知楊播家世復如何爾後數  
年兩相公相繼卽世公獨享大袞殆十年之久豈閒  
忙勞逸爲壽命久速之徵耶抑公名位差卑天其以



是償之耶余今衰病已就幾何而不與諸公相隨於  
泉下如前日事耶嗚呼悽矣係之以銘曰

延城之李累公累卿赫赫文康愈大其鳴忠定承之  
實天所生撥亂扶綱 宗祊再寧雙璧聯芳竝赫勳  
名公居其間退然若驚一家三人爲國柱石公處於  
外飭躬奉職八邑之政一於寬慈神之聽之福慶之  
基睠彼金馬晚歲攸歸疏傅義方我取爲師四友之  
堂送我殘年佳辰羨景月榭花筵左絃右壺其樂誰  
爭天錫大裘赤芾慈珩子姓振振盈堂溢宇式有式  
享福隆祿膺乘化而歸實全其天視履考祥哀榮備

焉甲村之原山回水灣青島協吉孝思攸安嘉偶同  
塋死穀偕臧勒石薦辭昭示茫茫

墓表

高麗大將軍呂公墓表

嶺之咸陽郡南十數里有所謂林清麓者卽高麗大  
將軍呂公林清衣履之箴鄉人慕其風因其名而號  
其山者也世傳麗朝官備牲牢歲祭其墓且置家人  
以禁樵牧歷世旣久舊事就廢子姓之顯者又散在  
遠外不克以時展省兆域不治畝俗日慢至有葬於  
近而家於傍者行道傷嗟匪日月矣歲癸卯十九世



同春堂先生集  
孫爾亮守金山莅事之暇來拜墓下愴然思惟本原  
曰余惟遺紹而來尸近土不卽不修罪實在余迺稟  
議於仲氏尚書公謀諸宗人諗于方伯方伯李公尚  
真以爲將軍於我 仁烈王后亦系外氏先則有官  
者皆不可不爲之所卽下令葬者掘冢者撤仍加封  
護以新瞻聆金山公又約宗族居近者申舉春秋祀  
事且將伐石樹表昭示永久屬余記其事余以陋拙  
辭不獲命蓋將軍之先本唐萊州人僖宗乾符中避  
黃巢亂來於東籍於咸將軍生歿歲月立朝顛末年  
代已遠而文籍無徵不得以攷也獨以勝國酬報之

典一方尊慕之義觀之將軍之功存王室澤在民生  
可槩而知之也子孫今至二十餘世世益蕃衍內外  
諸派殆數十千人名公間士譜牒相望以余之耳目  
所睹記 贈領議政順元其一派尤盛有若右尹裕  
吉觀察使祐吉節度使裊吉參判爾徵判書爾載校  
理聖齊掌令曾齊閔齊其最顯者而皆議政公子若  
孫曾其餘散居四方者亦多而不能盡載嘗聞根之  
茂者其實遂源之深者其流遠將軍之豐功盛烈蓄  
之厚而發之長者於是乎徵矣金山公卽觀察公之  
胤也歷職內外皆有能稱乃今修舉數百年未遑之



事雖其追遠之誠致然亦可見顯晦遲速自有其時抑將軍之威靈精魄有以陰隲於其間者嗚呼奇矣呂氏之慶其未艾矣乎是爲記

睡翁宋公墓表

嗚呼此故睡翁宋公衣履之藏清陰金先生銘其碣慎獨金先生筆之復有小表慎老大書其姓名若表德噫足以百世不磨矣蓋當光海丁巳彝倫敦塞錮母后於西宮盡廢朝儀公以新進士奮然獨排凶論拜恩如例一世竦動願見其面至有出涕者仁祖反正特授官以旌之丁卯有虜變公以爲此虜讎

我 皇朝我國義不可通好常憤鬱無聊欲棄世長往亾何遽歿公孝友天至律已治家嚴有法教子弟必以聖賢爲準開門授徒多所成就與二三君子歡然莫逆白首如一日嗚呼公之節行旣扶植倫紀魁偉震耀而位終於下僚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又不及耆理之不可必也如是夫公有四丈夫子皆惇行服禮以承家聲而中丞君德學方進而未已豈公式穀之效而天之報施善人或者其在是也公於我先君爲族子而兼姨弟也最相歡嘗以中丞君托之先君而公視余猶子兩家兒奉承遺訓幸無



失墜同聲竝武獲被一兩朝之寵榮其來有自顧今  
二父皆不可見而孤露餘生俱已老大矣懼無以副  
泉壤之望俯仰今昔為之悲慨公之世系行實碣文  
備矣獨刻其一二大者且略敘平生誼情書于表陰  
如右云

右議政完南府院君李公墓表

公諱厚源字士深系出璿派世宗大王別子廣平  
大君諱璵謚章懿是公七世祖章懿之後世有聞人  
曾祖諱漢白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仁健牙山  
縣監 贈左贊成皇考鳳山郡守 贈領議政完山

府院君諱郁妣長水黃氏長溪府院君廷或之女萬  
曆戊戌八月十一日生公生有異質少事從祖父峒  
隱先生義健又從鶴谷洪公習舉子業長委禽于沙  
溪老先生之門學禮書丙辰黃夫人歿己未議政公  
捐館公毀甚幾不勝時彝倫斃塞公與昇平鶴谷諸  
公密議嘉靖癸亥三月 坤位復正 宗祊再奠事  
定公即歸鄉里朝廷超授六品職俄策勲三等賜靖  
社功臣號冬拜泰仁縣監甲子正月李适叛公募死  
士亟赴難 上嘉之特賜表裏翌年秋解歸丁卯春  
建虜入寇公為摠戎從事既而有孝立之變公復當



錄勩而力圖免超授丹陽郡守居五歲罷歷漢城庶  
尹安山郡守甲戌益山郡守乙亥擢文科丙子鶴谷  
與清陰先生以剛果明敏薦公以持平召褫拜文學  
掌令十二月清虜猝至公急請發諸衛兵以逆之仍  
劾大將申景禎畏縮之罪 上既入南漢公兼督戰  
御史極陳 潛幸江都之非計 世子不宐送質仍  
慟哭言到此地頭唯 君死於社稷臣死於 君足  
矣虜要斥和臣甚急公又力爭之清陰桐溪諸公遂  
得免丁丑正月晦 上幸虜營公哭送之二月入都  
送 世子於西郊遂極論諸帥臣主兵者及江都任

事諸臣又請毋罪斥和臣以扶元氣時宰恚恨出公  
爲湖西賑恤御史未復命拜司藝掌樂正夏錄南漢  
勞陞通政同副承旨戶曹參議求外得光州明年罷  
填獨金文敬公卽老先生之嗣子雅愛敬公闢一館  
處公相守甚歡己卯復爲同副序陞至右俄授水原  
防禦使病不赴秋由參知出爲忠清監司再命仍任  
辛巳春爲不悅者所論 上峻却之公力辯褫由判  
決事移兵戶曹參議遷右承旨公前後在銀臺最久  
補益爲多如追獎鄭公蘊收敘趙公翼皆所陳建而  
後竟施行壬午冬拜大司諫北人以 世子來壓境



有鈞詰公偕諸宰往事已還朝癸未春以左承旨  
特陞嘉善拜右尹封完南君兼備局堂上俄移大諫  
秋拜江都留守乙酉秋褫授戶曹參判移大司憲時  
內殿將處別宮公合啓力爭 嚴旨特褫翌年三  
月始除刑參九月陪祭盟壇陞嘉義又嘗畢使丁亥  
大諫知申皆辭復自兵參長憲府劄陳蠲役寬民之  
道丐外授北伯己丑 孝廟改玉拜刑參庚寅知申  
改兵曹時 上頗倚士類爲內修之規自點間之於  
虜以兵壓境其能幹旋彌縫使國家寧安士類全保  
繫公之力也兼同知義禁府事還長諫院憲府拜大

司成力論自點不可不遠遂俞榮等不可罪申冕李  
尚真等是非不可不明辨柳稷付黃之罰朝家不必  
使去泮儒捲堂不可不優容賢相去國不可無誠禮  
李成兩賢臣學問道德之實自 上不可不知皆一  
時論議之大已辭褫兼春秋館事與修 仁祖實錄  
復兼 經筵事承文院提調辛卯春由吏曹參判  
特陞資憲濱北使歷都憲判尹工刑書冬還憲府參  
鞫自點獄壬辰春拜戶判以鞫獄勞加正憲四月  
世子入學公以賓客陪從俄病褫還都憲判尹九月  
上拜 健元陵公以禮判贊禮癸巳春兼同知成



同春堂集卷二十一  
均館事夏遭構劾罷卽出廣庄七月蒙敘以史局勞  
陞崇政刑曹判書黽勉入謝連章乞解皆不準冬拜  
吏判累辭不許承命往審江都史閣甲午夏忤相臣  
辭褫拜禮判秋復使濱乙未春承命往審安興格浦  
等設鎮形便道拜吏判懇辭 上批曰國事多虞此  
時捨卿誰倚哉復獎以股肱心膂時大臣以安興事  
攻公不已又以事被玉堂之斥 上慰諭尤至公懇  
辭得褫 上旋委以外幹自是海防頗就緒拜參贊  
禮判有言宮官之稱臣於 世子非古公引漢唐故  
事及五禮儀明其不然丁酉春兼判義禁移參贊因

災異入對言 殿下近日所爲動拂人心不可枚數  
且陳朱子所撰陳俊卿行狀願蒙乙覽其中必有警  
省處矣蓋微指弦激事也用推劄勞加崇祿懇辭不  
許七月還禮判九月擢拜議政府右議政公固辭  
上褒諭甚至有曰卿之才德實合輔弼時有 陵幸  
遂拜命以讀卷官取士時賤臣浚吉建請成三問朴  
彭年等聽其鄉人廟祀 上命大臣議公議曰 光  
廟嘗下教朴彭年等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 聖  
祖微意可見且 皇朝許立四忠祠我 太宗大王  
褒贈鄭夢周今依筵臣說無不可他議多格不果行



同春堂集卷之四  
連以病未赴朝會累章懇辭 上批曰予方仰成之  
日卿意至此予將疇依又別遣承旨諭以會議民事  
公猶不得承命仍力辭始許褫有言太學生空齒坐  
者公議請施行不果戊戌七月還拜右相時 上不  
豫公不得已入謝請 世子參決庶務公病益加不  
克造朝乞解甚力十二月始勉副醫問御膳繹至己  
亥五月 孝廟上賓今 上嗣位公強起哀臨每扶  
曳入班差告訃使 上察公病命改之六月鏡城判  
官洪汝河投䟽醜詆公再劄自劾 上慰諭之有汝  
河陰慝之教時 山陵卜於水原府公上劄請擇用

於 健元諸陵內遂蒙採納十月扶出郊班哭辭  
廡衛庚子正月病日甚神彩益精明謂子弟曰國恩  
未報吾所愧恨若夫死生之理則知之已久惟汝輩  
勤學自立寔泉下之望耳二月四日疾革屏婦人還  
所借書冊寄書於親舊以告訣余急馳以省則公氣  
已垂盡猶扶坐正冠精神了了語及時事鑿鑿如平  
昔余出戶又邀入執手相訣冥然如就寢春秋六十  
三公有遺劄陳八條 上覽之震悼教政院曰懇懇  
之忠溢於辭表益用悲愴可不書紳而服膺焉吊賻  
如儀士大夫皆相吊咨嗟四月二十日禮葬于衿川



治西三石山虎鳳谷巽向之原公英秀朗澈目如明星精光射人孝友之行出於天性施及親黨曲有恩禮早為諸長老所賞我老先生期許甚重象村申文貞公一見勉以世道大勲既集公常退然有舜榮就閒之計丙丁之後意益不樂而休戚與同唯思隨地盡職以竭其誠為守宰為方伯清嚴明鍊倏教井井畸菴鄭公白江李公亟稱之在臺閣獨持風裁前後所論皆精白的確有百世以俟而不惑者再主銓衡四掌邦禮一心敬謹徇國忘私好賢愛士出於至誠為善類宗主其修明典章尤纖悉該貫各得其序

上有金科玉條之教晚登台鼎 聖眷彌隆而公已病矣嘗有密贊謨猷者 上教曰完南多病不出國事愈無可為公嘗於廣州先隴下結數椽扁以迂齋蓋 上曾有李某迂闊之教故也又就東郊松石間構小築取東坡語扁以漸休暇日肩輿往遊徜徉忘返清操如冰苦節如蘄智明慮精人之賢否事之成敗未至而料不中者鮮矣天不憖遺嗚呼痛哉公配贈貞敬夫人光州金氏參判槃之女即老先生之孫有女士風為搢紳家楷範育二男一女男長週縣令次選吏曹佐郎女歸校理金錫曾早歿繼媿寧越



辛氏 贈承旨喜道之女生一女適士人朴泰輔縣令娶延城君李時昉女生一男三女男曰山輝餘幼佐郎初娶判書尹絳女再娶府尹黃一皓女生一男一女幼余嘗事一於老先生兄事慎獨若公庶謂百年永有依歸而老先生既棄後學兩公又長弟淪逝獨立人世顧影無儔每念之愴然興悲佐郎君托以墓表之文不忍以陋拙辭敢就碑狀中剝其大者掩涕而書之俾刻于石陰云

慶州府尹 贈領議政閔公墓表

公諱機字子善姓閔氏其先黃驪縣人有諱稱道始

顯於麗朝為尚衣奉御自後冠冕奕世名公賢士相望於國乘曾祖諱齊仁左贊成號立巖有文集行于世祖諱思容郡守 贈左參贊考諱汝俊 贈正郎妣國姓忠義敬宗女以隆慶戊辰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公幼有異質伯父長興庫令 贈參判諱汝健取丙子之參判夫人姜氏議政士尚之女時姜氏貴盛諸兒皆以服玩相誇戲公獨閉目坐一隅議政公亟稱之期以遠大纜斷李夫人有疾公至誠侍奉疾病割指以進及喪致毀如成人觀者奇之稍長勵志彊學丁酉登第選補槐院己亥上郎公捐館甲辰陞典



籍歷司憲府監察禮刑兵工曹佐郎刑工正郎令三和縣辛亥由刑正出守安岳郡丁姜夫人憂甲寅由工正守淳昌戊午棄歸沈相國悅以檢察使辟公爲從事己未陞通政時光海大治宮闕以公曾爲敬差有勞故也已爲扶安縣監秩滿以治最仍天啓癸亥仁祖反正時濟牧梁鎬以武人貪虐甚朝廷遣使誅鎬極選廉良文吏以代之銓曹以公應命公辭光海時賞資上特允之改授以送公至則代虐以仁易汙以潔濟民大悅及歸片舸蕭然人方諸吳隱之云甲子爲原州牧使以治行第一有表裏之褒已移

鍾城筵臣白其年衰獨賢改爲兵曹參知丙寅拜長湍府使上謁章陵以公後軍期下理邑人守關請借丁卯虜警急朝廷用武臣代之公扈駕江都賊退授春川防禦使公卽日單車之任以新去亂夫入以下不許乘輜戊辰入爲判決事同副承旨轉左副己巳沈相判度支薦公爲貳遂除戶曹參議庚午復爲判決承旨授延安府使壬申由右承出宰襄陽甲戌由判決宰富平尋棄歸居歲餘爲慶州府尹寔崇禎丙子春也是冬虜變作時事有不忍言者公悲憤益無世念翌年夏罷歸傲居興原江上累徙於圻



湖之間辛巳轉移醴泉蓋爲避地計也十二月十五日以微恙恬然而逝享年七十四葬于堤川縣之遠西倉北遇慶里負子之原公德性渾厚儀容魁偉望之知其爲長德君子孝友天至施及六親人無間然平居清淨寡默視名利如免終日合眼端坐若塞兌視白之爲者古人所謂經其戶闐其無人披其帷其人卽在者殆公之謂也前後莅邑政清如水靜以制動簡以御煩謹守矩度無一毫干譽之意以故去久而民益思及喪皆相率以賻之東溟鄭公誌公幽堂而曰孝出天性清畏人知尤庵宋公銘公神道而曰

溪淵古井寒玉清冰君子以爲知言云夫人南陽洪氏高麗太師悅之後考諱翼賢水運判官有文行妣曰驪興閔氏宣教郎瀛之女夫人仁而嚴慈而有制教子女御僮僕皆有法家事無細鉅一稟於公公之盛德令聞夫人之助爲多公歿夫人在堂至十四年備享子孫之榮養世之論厚福者必以夫人爲首而稱曰四壯元家謂子若婿若孫皆魁科也生於辛未八月十八日歿於乙未九月二十二日壽八十五以子觀察公從勲 贈公領議政兼如式夫人封貞敬育一男二女男曰光勲江原道觀察使女長適尹昌



遠義禁府都事次適趙錫胤司憲府大司憲兼兩館  
大提學號樂靜觀察有三男三女男長著重並魁司  
馬文科今慶尚觀察使次鼎重亦魁文科今戶曹判  
書次維重亦文科方為平安觀察使女長適府尹李  
延年次適校理洪萬衡士人鄭普衍都事無子女大  
憲五女適正即宋光棧校理李憲士人朴時璋正字  
沈濡士人金萬坡著重之男曰鎮夏生員鎮周鎮明  
鎮魯李寅炳其婿也三女幼鼎重之男曰鎮長進士  
李寅斌其婿也維重之男曰鎮厚鎮遠二女幼李延  
年一女適縣監韓後相洪萬衡男重模進士重楷鄭

普衍男滄一女幼宋光棧男炳文炳夏炳遠生員炳  
翼李憲男漢翼進士內外曾玄男女摠六十餘人嘗  
聞仁深者澤遠德厚者流光蓋徵於公而益信之矣  
余之亡子即樂靜之婿而公之孫維重又余之婿兩  
家重姻誼情深摯人事嬾變獨余衰病支離於世俯  
仰今昔為之愴然一涕茲就碑誌中剟其梗槩書于  
墓表之陰如右云

江原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閔公墓表

嗚呼此故觀察使 贈判書閔公仲集氏衣履之藏  
而貞夫人李氏耐焉其神道豐碑尤庵宋相公銘之



公之世系子姓德行履歷詳焉無容復贅抑余於是  
有感慨者存往在己丑之歲 孝廟改王中外想望  
新化余從草野猥承徵命時則有若清陰金文正  
公慎獨金文敬公浦渚趙文孝公俱以世道自任樂  
靜趙胤之滄洲金仲文市南俞武仲與公皆在朝巖  
穴之士亦多于予而至清議張甚若將有為俄而諸  
賢皆蒼黃奔迸國勢賢路轉覺艱危後十年而余再  
赴召則清陰以下諸君子凋落已盡無復存者惟公  
獨在與相為依而亡何公又淪逝正歐陽子所謂思  
從曩人邈不可得而彙征之盛殄瘁之痛皆天也非

人也嗚呼涕矣是豈易與俗人道哉公諱光勳仲集  
其字也生於萬曆乙未丙辰進士 仁祖初授別檢  
崇禎戊辰 上謁先聖取士公居第一歷敷華顯丙  
子之變公以 宗廟令奉 廟主入江都轉至喬桐  
備經險艱自是公更無當世念浮沉州郡以便養已  
丑陞通政承旨出為江原觀察使復入為承旨諸曹  
叅議己亥五月 孝廟昇遐公赴臨盡哀仍感疾七  
月竟不起病余就訣喪往哭之斂殯如禮公豐貌美  
髯仁厚和易望之知其為偉人長德每相對自不覺  
鄙詐消而真心生孔子所謂善人者余不識其何許



而竊意惟公足以當之其視世之便儼辯給詡儻趨  
營者氣象不侔矣噫末路衰世何處復得見斯人耶  
夫人聰明淑哲實有女士之風婉德娠賢爲世豔稱  
公之二子並號名臣 聖上之所倚毗賢類之所共  
與而諸孫又箇箇如竹梧鸞鵠方隆而未艾天道福  
善信於是乎徵矣余之未教女爲公季子婦益知公  
心德若家法之詳記昔己亥之春鎮厚生余與公聯  
袂共立於其室外以相賀森然如昨日事而公之墓  
木已拱矣余之衰病祇是朝暮人又未知幾時隨諸  
公於泉下相歡復如平昔也耶公之諸子謂余不可

無一語於公墓忘其陋拙攬涕而書此俾刻于墓表  
之石陰云

公有三男三女男長著重魁庚寅司馬又魁甲辰  
文科今爲慶尚道觀察使次鼎重魁己丑文科今  
爲兵曹判書次維重登庚寅文科今爲平安道觀  
察使女長適承旨李延年次適校理洪萬衡次適  
士人鄭普行著重娶府使洪霍女生四男四女男  
曰鎮夏生員鎮周鎮明鎮魯女適李寅炳李沆餘  
幼鼎重初娶洗馬申昇女生一女適李寅斌再娶  
承旨洪處尹女生一男鎮長進士維重初娶判書



同善堂文集  
李景曾女再娶蔡贊宋浚吉女生二男二女男曰  
鎮厚鎮遠女適李晚昌餘幼李延年一女適縣監  
韓後相洪萬衡二男長重模進士次重楷鄭普衍  
一男一女男曰游女適李徵夏府尹公墓在堤川  
遠西縣去此三十里而近

行龍驤衛副護軍趙公墓表

天嶺趙使君過余於寂寞之濱起而言曰吾王父護  
軍公之墓仲父觀察公蓋嘗有所記者而其石小其  
辭簡闕漏爲多諸父兄歉恨之常欲改勒他石乞文  
於立言之君子雅矣人事推遷沆茲未就而諸父兄

之墓木已拱矣今將殫竭心力以遂諸父兄之志庶  
異時藉手於泉下子其爲我圖之余復之曰竊覲觀  
察公所記辭約而意備無庸復贅獨其先世之追榮  
子姓之後出者備錄而添記之則余雖愧於陋拙宜  
若不必固辭者謹按其狀前記所謂司果諱長孫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生員諱應斗 贈通政  
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皆以觀察公  
貴也觀察公出爲伯父 贈參判諱凝之後故推恩  
不及於本親成夫人最名有婦德宜其多賢子孫男  
長廷龍副司果其婿成惓男女各一男曰元俊女適



柳濬次廷虎卽觀察公少負公輔重望未究厥施  
贈吏曹判書其一男三女男曰錫胤官至司憲府大  
司憲兼兩館大提學號樂靜一時士類皆傾嚮之不  
幸中途而歿以其嘗守鍾城北路章甫立祠以享之  
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無子取從弟之子倫爲後有  
五女正郎宋光棫翰林李憲士人朴時瑋沈濡金萬  
竣其婿也洪遠湖二子長曰茂判官次曰歲觀察使  
金慶曾一子曰賀前記所謂未適者適縣監朴成阜  
有五子曰銑叅奉鉉鏞鏞鈇次廷龜副司果其二男  
二女男曰錫祚錫祐婿曰柳時儁盧翊昌錫祚五男

曰愉楷愉餘幼錫祐二男曰恂楷柳時儁有四男三  
女盧翊昌有二男一女次廷鸞縣監其三男一女男  
長錫祿卽咸陽守乞文者次錫命錫齡婿曰生員尹  
摠咸陽一男三女男曰愷生員婿曰韓聖佐李鼎蕃  
尹孝教錫命男女各一男曰恂婿曰尹嘉績承文正  
字錫齡有一男二女幼尹摠二男四女男曰正教婿  
曰李汝珏餘幼世遠而未冠笄者皆不載噫盛矣哉  
公之餘慶其未艾乎抑余於是重有所感者存夫以  
觀察公之宏材厚德樂靜公之雅望清裁端宜論道  
於廊廟表範於當世國論在焉非可誣也獨奈何天



同春堂文集  
人異好賢路崎嶇未嘗終數年安於朝佐王之志鬱  
於脩夜此固時運所關非人力可容追思至今未嘗  
不長吁而永歎也樂靜公之長婿卽余之不肖子亦  
已短命死矣俯仰今昔爲之愴然一涕遂書此以歸  
之俾刻于前記之左方使樂靜而有知其以爲如何  
噫

清寧君韓公墓表

嗚呼此清寧韓公與貞夫人金氏衣履之藏而九庵  
宋公實銘其神道公之世系履歷行實子姓詳焉余  
無容更贅獨念余以沙溪老先生之表姪早荷公憐

眷許以忘年而公之墓木已拱余亦老病將死先輩  
風流邈不可復見俯仰今昔爲之愴然一涕仍記歐  
陽子之言曰夫洪範所謂五福其一在人曰德而其  
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  
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斯誠千古之  
至論也公與夫人嚮用五福旣厚且備方公在時凡  
爲人子而祝其親者莫不以公與夫人爲願及公之  
歿上自卿士大夫下至輿臺厮隸無不嘖嘖而歎曰  
福哉公生榮而死安噫公何以得此於天與人耶蓋  
其有諸已者厚故也其源深者其流長其畜大者其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表  
發遠公之子若孫蘭茁鵠峙皆業其家嗚呼盛矣韓氏之福其未艾乎姑書此以識之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表

公諱箴字汝敬延安之李爲我東望族祖諱蟻司憲府監察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廷顯天安郡守 贈吏曹叅判妣恩津宋氏承仕郎世英之女 贈貞夫人兩世皆以公貴叅判公墓實在龍仁之文秀山故相月沙李公銘之而沙溪金先生又銘公之長兄察訪公墓公之世德兩銘詳之察訪之子曰掌令時稷殉節於江都家聲愈大公兄弟四人公於次爲季

幼而娟好爲父母所鍾愛稍長治博士業不利於公車壬子蔭補都監郎居三歲陞六品階時光海無道大治宮室廣奪民居償以堂上資公家亦在奪中除慶運宮假衛將公益不樂棄歸嶺南安陰鄉所居山水竒勝潭曰弄月亭曰四樂有退溪李先生遺躅公杖屨優游若將終焉癸亥 仁祖反正公之從兄延平忠定公實辦浴日之功雅材公薦授禮山縣監改長城降昏朝所授資明年坐罷旋叙拜掌隸院司評又明年還授前資拜平昌郡守及瓜邑民願借命許一年己巳榮川郡守郡素號難治公撫御有方能得



同春堂先生集  
吏民心官滿入爲衛將丙子春爲鐵原府使冬忤體  
府從事罷公纔解符而虜變作干戈阻絕間歸南鄉  
余亦避地往依焉痛念家國相對灑涕自是公無意  
於世益脩臺池亭榭蒔花灌圃日嘯咏其間或命侍  
兒彈琴酌酒以遣懷已卯拜僉知中樞府事今首揆  
延陽相公卽忠定公之嗣敬愛公欲其來京師甚至  
公終不肯謝恩訖卽歸戊子又除僉樞明年己丑公  
年八十用優老陞嘉善大夫拜同知中樞府事公以  
贈典爲榮強扶入謝前數年公已移寓水原之雪  
倉村蓋歸近松楸爲畢命計辭褫卽還寓公堅精不

衰唯病眼殆不辨物以癸巳十月二十八日考終于  
寓舍越三月癸未葬于叅判公墓右坐良之原公配  
完山李氏忠義衛濱之女先公四十六年卒追封貞  
夫人至是與公同墓育一男三女男曰時弼蚤死無  
子取從兄時奭之子懷爲後縣監沈偁教官李顯基  
學生金敏中公婿也時弼有一女適進士洪就道縣  
監有二子曰之渚之沆公性慈祥溫煦內仁宗族外  
盡賓友曲有恩誼奉先承祀必講求禮意竭情經畫  
嘗喜讀家語至老不輟前後莅官精心奉職一以愛  
民爲意民亦愛戴之去後愈見思公之後事雖絕而



居春堂文集  
紹而大耋高爵追榮祖考選勝林泉享有清福則天之報施意其在是夫公於我先君爲外弟仰惟先君內外行第無慮數十而於今凋落殆盡孤露餘生又老大潦倒懼無以藉手見諸父兄於地下爲之俯仰愴感記嘗拜公於雪村公預治墓石指以示余其微意若有所屬者公旣葬掌令公之子憬謂余義不可不銘敢略叙公始終梗槩如右俾刻于石陰庶來者有考云

成均館學正韓公墓表

不佞少習藝于竹窻李先生先生譚間每稱吾友有

韓卓爾者雅士也惜其早世不及見用於時不佞固已心識之公沒後幾年而公之胤士英氏從不佞游以墓銘爲託噫俯仰今昔有不可以不文辭者按狀公諱峻卓爾其字號曰雪簑葬在其皇考別坐公墓下其墓有尢庵宋公銘世德詳焉此不復著公以萬曆丙子某月某日生鮮兄弟爲父母所鍾愛旣長猶失學人或笑侮之公忽奮發自勵讀書不輟記性絕於人不數歲學業驟進赴試輒居前列乙巳中司馬偕諸友上章直牛溪成先生之誣壬子登明經第時有媚牛溪者沮公槐院選爲成均館學諭三年始陞



同春堂集卷之二  
學正時光海政亂公杜門斂迹絕榮宦念有趨羶者  
數輩有素於公更來游談啖以利百端公終不應戒  
家人毋通其名遂大歸懷德鄉朝夕侍膝下志物之  
養備至甲寅七月別坐公捐館公哀毀踰禮乙卯六  
月四日竟不勝喪得年纔四十識與不識咸嗟惜之  
公初娶新平李氏察訪宜正之女乙巳名人天啓之  
孫育三男曰震英別坐命英得英繼室尚州李氏折  
衝師德之女育一男卽士英方礪志爲儒震英娶府  
使李時得女生五男一女男曰益亨益成益重益相  
益望進士洪受渙其婿也命英娶學生朴弘社女生

二男二女男曰遇翊遇良權隸李斗衡其婿也得英  
娶進士李好訥女生一男曰宇宏士英娶進士李萱  
女生四男一女男曰宇極益昌益興益隆女幼公兩  
配皆與公同原異室嗚呼公天資端潔內行純備好  
善嫉惡守義處靜隕穫而不悔厄窮而無憫天不假  
之年命矣夫獨其子姓振振襲訓承家勸往不已天  
其或者歸社於後而彰公不食之報歟公之所友判  
官宋公希建掌令宋公希進琴巖宋公夢寅竹窻先  
生皆爲之盡者竹窻諱時稷字聖俞取義成仁足以  
炳耀於古人將曰其取友必端云爾則不佞之銘



公也宜若無所愧者庶後之君子徵信於斯焉

原州牧使李公墓表

嗚呼此 贈叅判韓山李公衣履之藏而貞夫人全州李氏祔葬之所也尤庵宋相公銘其碣其世系履歷行實備矣無容復贅獨余於是有所愴感者存余與公實有姻婭之好誼情固已深摯而庚子間余猥提樂院公在郎僚相歡甚也亡何余謝事還鄉公遠將于江上把酒惜別相視感慨越明年樂院人來報公凶問余北望而悲恨無由撫柩一慟又明年余有落影之行適過公墓而哭之衰草寒烟滿目淒涼社子

所謂把劍覓徐君者良可悲已公諱聖淵字冲遠生於萬曆丙戌少從趙公守倫學及趙公罹禍公隨叔父叅議公於謫所時光海政亂葬倫斃塞公素習昇平完南兩相公與聞大議癸亥三月 坤位復正

宗祊再奠公叅靖社原從勲直授司僕寺主簿歷臨陂江華經歷豐德金浦平山原坡兩州牧內則奉禮內乘少尹廣倉守尚衣正壬寅五月以掌樂僉正終于家公爲人精明端潔內行甚備每痛早失怙恃其遇喪餘食素致哀必數十日之久臨老猶然爲官以清慎見操執居家以孝悌敦本實是非明白好惡嚴



正平生自愛其一刺未嘗有要路迹其視世之詡儻趨營者若浼已好植花木以寄興常以一盆梅置諸案邊枝葉竒巧每臘月盛開清香滿室公欣然相對若樂而忘憂者所謂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者非耶夫人仁孝溫謹出於天性公嘗曰吾莅州縣幸無大過夫人之助爲多云公之子婿若孫皆場名顯仕方進而未已公之不食之報或者其在斯歟公之胤廣尹公與余託歲寒之義謂余不可無一語於公墓督之不置余於此安得不重有感也忘其陋拙略書平昔所見知者俾刻于墓表之石陰以俟後之君子有

所徵信云

鍾城判官南公墓表

公諱秀漢字汝紀姓南氏系出宜寧世傳唐天寶中有金忠者奉使日本遇風漂到於新羅之寧海府天子聞之許令任便居住羅王謂其自南來賜姓南氏改名敏以其天資英毅封英毅公歷九世而有諱君甫爲樞密院直副使分貫於宜寧宜寧之南始此子姓繁行名公巨卿譜牒相望傳至十數世有諱世翊官司憲府監察娶兵曹判書盧守誠之女生諱應坤內贍寺參奉卽公之曾祖也祖諱德龍內贍寺副正



考諱俊宣傳官 贈掌隸院判決事娶德恩李氏同  
樞貞孫之女始居恩津之山老里以萬曆辛巳正月  
七日生公武藝天出不習而能戊戌遭內艱癸卯登  
第屬遘疾丁巳始為宣傳官戊午除鍾城府判官癸  
亥 反正初差赤裳山城別將秋遭外艱丁卯胡變  
沙溪先生為號召使公以裨將侍幕府勞勩為多賊  
退朝家恬嬉愈甚公知大難將作草疏數千言劇論  
之被政院所沮却丙子冬虜兵大至舉國震駭公與  
隣近同志召募若干義旅公為將整軍土上為赴援  
南漢計亡何時事有大謬者公咄咄憤慨遂絕仕宦

意南相以雄素器公將召用之公辭不赴庚寅九月  
一日以疾卒享年七十葬於連山梯谷里良向之原  
先兆也公性孝友內行甚備守分安命不肯有要路  
跡且恥與流輩相徵逐以是官不達在鍾府以慈惠  
撫民以信義鎮邊時有惡虎多害人公挺身手射殺  
之歸功於官長而不自有焉聞者壯而義之晚歲浮  
沉鄉里寬樂令終噫其可尚也已公配濟州高氏學  
生夢虎之女婦德備至乙巳三月十三日卒享年七  
十九與公同塋異室生一男曰烜娶生員宋承吉之  
女不育庶出有五男二女男長以明女適李懌餘幼



同春堂文集  
烜之妻卽余之再從女姪因之有雅於公烜狀公行  
來請銘甚懇余旣哀女姪之無嗣而早死重悲公有  
蘊未展忘其陋拙略叙其槩而歸之俾刻于石陰庶  
後之觀者徵信於斯云

成均生員李君墓表

李君士尚諱掩其先貫延安曾大父廷顯仕至郡守  
大父賓青嚴道察訪父時稷今司憲府掌令母龍仁  
李氏萬曆乙巳九月乙酉生君幼穎悟出語驚人長  
從沙溪先生受家禮心經等書先生以端雅稱庚午  
春擢生員第二名華問日彰翌年秋得疾死于京師

士友皆哭之哀冬葬于龍仁文秀山艮坐原先兆也  
君娶夏山成氏士人夏挺女無子有一女幼君眉目  
炯然神氣秀朗早從師友頗有薰染之功事父母孝  
待同氣以至情慈良坦率人無不愛悅君者掌令公  
德善聞于人君兄弟皆以醇謹承家至其清才雋望  
則歸之君方策勵勸往期以遠大而假于世纔二十  
有七而止嗚呼天旣生之宜有以成之而從而亟奪  
之俾不得年若位若後之不暇言何歟人之所憾於  
天者其在於是而不容人力於其間也耶吁其命矣  
夫



祖考 贈叅判府君祖妣 贈貞夫人李氏墓  
表

嗚呼此我祖考妣衣履之藏而象村申文貞公銘其  
碣慎獨金文敬公筆之揭諸墓前甲子殆一周矣我  
祖考妣懿德淑範無庸復述惟是碣文所謂鎮安一  
男幼者卽不肖孫浚吉也不吊于天生纔晬而祖考  
棄背祖妣之歿則遠在未生之前矣旣又早失怙恃  
終鮮兄弟銜恤自礪惟不克承先業是懼逮至晚暮  
猥蒙 累朝殊遇位躋卿班旣不得辭則推恩三代  
彝典存焉歲戊戌以戶曹叅判始 贈我祖考通政

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己亥以兵曹  
判書加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祖妣自淑夫人至貞夫人噫惟  
我祖考妣積德累善宜享其隆而食報承休不于其  
躬而于其後歐陽子所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  
者信矣豈藐孤不肖孫所能已致云乎追惟德範愴  
感無及更具小石略識事由仍念浚吉衰病已欲理  
難久視於世而獨男光棫不幸短命其四子炳文炳  
夏炳遠炳翼或不無可望者仰惟恩靈必擁佑扶持  
之俾不墜家聲也浚吉兩婿羅明佐閔維重羅早死



其妻自決下從閔原任弘文館副提學有二男二女  
光棡之婿元夢翼士人碣文所謂側出胤昌有子興  
吉興吉有子光材光材又有二子慎孝門徐羊甲等  
亦各有子孫云

先祖考雙清堂府君墓表子孫記

公配安人安東孫氏知中樞府事元裕之女左代言  
得壽之孫直城君謚靖平公洪亮之曾孫年二十七  
而歿初窆於陽城地及公之葬也遷祔于左生二男  
長曰繼祀尚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次曰繼中司  
果曰正遙年正郎順年別坐眉年胡年生員洪相生

員鄭朴公之孫行也曰郡守汝霖宣務郎汝楫府使  
汝諧進士汝翼生員汝礪汝兩汝和汝舟汝弼汝佐  
右議政姜龜孫校理朴季幹領議政鄭光弼宋龜夢  
等二十五公之曾孫行也曰郡守世勛世勳生員世  
勳世勤 贈執義世勉僉使世勛郡守世勁承重郡  
守世協承仕郎世英判官世雄郡守世忠參奉世良  
世一縣監世平世欽世讓世謙世諶世詮世諫世龍  
別坐尹百齡判書金淨縣令朴稠主簿鄭勞謙正鄭  
益謙府使鄭福謙盧世輔等六十三公之玄孫行也  
曰郡守栢壽縣監桂壽栢壽樺壽行城璘璠琦琮琛



部守璿瑚璉琬 贈承旨玲珽球琳 坐應祥郡守  
應瑞應生尹 守應秀參 員頓 雲裏事龜壽大司憲麟  
壽司議鳳善安國億達忠 守敬台平忠貞仁憲為  
戶義壽禮壽黃生龍壽普大 尹起禎進士朴毅李  
傅說郭語鄭松吉 提之參議洪天民僉知李廷顯兵  
使金慶元正郎鄭耆贊成丁應斗縣監成悌元判書  
俞絳贊成朴永俊左議政鄭惟吉金謹恭等百四十  
餘公之五代孫行也 曰學諫希 判官希建掌令希  
進希祿進士希得僉知希命 曰永昌興門 贈參  
判夢寅義昌錫昌 曰王簿希慶進士文昌進士啓

昌郡守爾昌賀昌慶昌大司諫應漑牧使應洞副提  
學應洵都事應期縣令應光應慶應鶴應鸞廷俊廷  
英應宗應龍天機天柱天柱希昌希紹希祥希福希  
吉希醇希哲希達凱胤昌希甲希說應訥應激應浚  
應濂貴賢判書李溟 贈贊成金光裕承旨姜弘重  
翰林李澗評事朴衍察訪李賓李贊李賈同知李歲  
副提學辛應時縣監李鎰教官趙元凱參奉金潔黃  
俊男縣監沈業韓瑞校理金瞻府使俞大脩參判尹  
仁涵監司丁胤禧參判丁胤福判書尹自新監司尹  
希吉知事李廷菴鳳城君岈右議政鄭芝衍參贊成



同春堂先生集  
渾叅議李海壽判書姜紳領敦寧柳自新同敦寧金克孝左議政鄭昌行李宗吉朴興男進士閔敬男生員朴希聖郡守金德海監察朴弘佑等四百餘公之六代孫行也曰國銓國焯生員國蕃生員國輔國龜生員國蓋正言夢錫府使國準國鎮國綱府尹國澤國鼎國士國憲翊習翮翕翰翊致遠慮遠來遠必遠文祐文禧國老綏祿喜男生員承吉龍吉以吉惟吉執義浚吉寅吉虎吉縣令啓祿直長興祚縣監敬祚郡守榮祚郡守裕祚判決事碩祚縣監孝祚別坐顯祚欽祚縣監承祚佐郎邦祚奉事甲祚部將純祚監

察廷祚典籤熙祚元祚奉事光祚覃祚演祚啓祚履祚慶立義立國柱國瞻興吉孝吉壽長國翰益祚命祚斯立克立禮立孝立國薛府尹李敏樹執義沈膺府尹蘇東道監司金慶餘叅奉李義吉府使盧協校理鄭斗卿縣監朴軸都事朴輅叅奉郭鉉判書李時發縣監李德培掌令池德海經歷李星徵縣監沈諤掌令趙翊掌令李時稷縣監李時尚監司洪得一正言俞學曾郡守金垓叅判尹昕正字黃夔縣監李德言縣監成文濬叅判尹壽民監察朴安建領議政申欽叅判申鑑著作金誠立判書李慶全監司丁好善



兵使丁好恕郡守朴慶深護軍金好德參判李廷馨  
參判南以信參判李尚信判書沈忠謙大司憲金德  
誠大司諫尹煌僉正李春英統制使元守身右議政  
金尚容左議政金尚憲參議金尚宓參判鄭廣成參  
判鄭廣敬正字韓峻師傅申碩蕃縣監金震賢等七  
百餘公之七代孫行也曰奎淵奎河生員奎濂奎泰  
奎復奎禎奎祥奎昌之濂之河之洛奎應奎徵奎精  
奎英奎光奎輝奎章奎明奎會奎報生員挺濂挺洛  
生員挺涑挺華挺閩挺賢挺豪挺浚挺淹挺溥挺沈  
時泰時中時程時尹時楊時周時范時亨時顯光柱

光樞光科光棧 贈持平時昇進士時彥時行參判  
錫慶錫老都事錫夢掌令錫胤進士錫圭生員錫命  
進士錫洪錫龜承賢進士錫福縣監時赫主簿時榮  
師傅時瑩時琰時倓察訪時默執義時烈時燾時杰  
時燁直長時煜時逸時雍時載時鼎時憲時寬光哲  
光櫜以興時興再興乃興時寧時吉時誨時簡時瓘  
時準時達時老參議南老星參奉金坤遠察訪李愼  
察訪李憬東陽尉申翊聖留守申翊全監司申翊亮  
侍直申翊隆參判趙啓遠府使朴濠姜文星監司洪  
命耆承旨李之恒持平李衰持平盧文漢縣監尹惟



晉府使李有謙都事金浣縣監尹舜舉侍直尹商舉承旨尹文舉師傅尹宣舉縣監權僑司諫洪處亮承旨金振判書權盼舍人權昕領議政沈悅正金光煥大司憲金光炫右議政張維護軍金光燦領議政鄭太和參判鄭致和監司鄭知和郡守金益烈大司諫李時楷參判李時棫執義尹集校理吳達濟參議丁彥曠修撰丁彥璧正言沈玖副率金佑明參議南斗瞻大司成申敏一參議李省身判書金世濂掌令鄭百亨正郎宋圖南奉事趙翼男掌令李性恒等數千餘公之八代孫行也曰得弼明弼元弼命新德新日

新道新有觀有徵佐郎之渾之明之翰進士之德之徵之瓚之彬之琦之瑗進士之沆之奎參奉基隆基厚基顯基善基泰基明基學基德尚儉尚敏判官黃裒校理俞祭監司南翽領議政李聖求贊成李德洞縣監金壽弘縣監金壽仁郡守金壽昌洗馬金壽增司書金壽恒府使洪重普正言趙晉錫翰林趙龜錫正言申恂執義李梓持平李杭青城君沈廷和等數千餘公之九代孫行也曰都事仁植道興道昌道濟道凝道章道翼道長元錫修撰金始振正字金益振等數千餘公之十代孫行也派遠而不顯者若未冠



同春堂集卷之四  
筭者皆不載七代孫浚吉謹記并書

學堂山墓表

嗚呼此學堂山卽我曾祖考 贈承政院左承旨府君暨我曾祖妣 贈淑夫人谷山延氏之大墓由大墓稍低而東數三步卽我堂叔進士府君之墓由其墓稍低而南數三步卽我殤兄之墓兄諱竹萬曆乙酉生於京第端潔娟秀見者竒愛之壬辰倭難隨父母避地於懷德舊庄溝斑疹天得年纔八歲吁短矣由其墓東傍一步許卽吾殤女靜一之墓生於天啓丁卯吾先君病裏甚愛之崇禎甲戌隨其母往覲於

尚州之梅湖暴病夭由其墓東傍一步許卽吾殤子碩大之墓生於崇禎庚午骨相器度皆不凡一家期望甚厚丙子隨其父入洛治病溝痘疾夭聞者皆嗟惜之有尢庵公所述誌文由其墓東傍一步許卽吾殤女墓崇禎乙亥生不及名而夭由靜一之墓直下而南稍低數步許有殤孫順龍之墓由碩大之墓直下向南稍低三四步越光彬母墓有李娘之墓娘卽余之副室國姓李東馨之女晚歸於余無子歲辛丑余承召赴朝娘在鄉家病死年纔廿一余甚憐惜之由兄墓西南六七步越一壑別小岡又有殤孫友賢



之墓噫我姊與我兄俱夭於一歲姊葬在於連山居正里我外王考兆下後十五餘年而余始生先君之嗣絕而復續亦幸矣余既早失怙恃終鮮兄弟逮此晚暮又喪獨男將不克持門戶向使生者皆育則余之身世豈若是孤苦而學堂一區叢塚纍纍殆不可辨認每見之愴然懷不能堪茲立一石於兄墓之傍并記諸墓所在庶後之人矜憐之母踐毋夷也嗚呼哀哉順龍墓西傍數步許有九庵公三歲女西淑墓

殤姊墓表

嗚呼此我殤姊之墓我宋出恩津 贈吏曹判書諱

爾昌 贈貞夫人光州金氏即我皇考妣 贈吏曹  
參判諱應瑞 贈貞夫人廣州李氏即我祖考妣行  
僉樞金公殷輝淑夫人海州崔氏即我外祖考妣也  
姊氏以萬曆癸未生於京第生而姿稟有絕異於人  
者稍有知益加修飭性潔精陋汗之席不忍須臾處  
六親竒愛之我先妣之季父牧使公諱公輝其配丹  
陽禹氏取以育之壬辰倭變牧使公舉室避地於湖  
西之定山時沙溪先生宰其縣先生即我先妣之從  
兄也姊氏在縣衙構斑疹夭得年甫十歲噫短矣父  
母方在懷德第不及相訣尤可哀也瘞於連山居正



山卽我外祖考妣兆下也後七十餘歲崇禎丙午弟  
浚吉往省其墳見其頽圯已甚大懼愈久愈不克辨  
認乃築土以封之仍立小石以識之庶後之人毋踐  
毋夷也噫余旣早失怙恃終鮮兄弟臨老又喪獨男  
身世悲涼情理痛迫雖然死而有知幾何而不相聚  
於泉下耶惟用是自慰嗚呼悲哉

庶叔禦侮將軍墓表

昔歐陽子銘其叔父而曰其狀貌起居言笑皆吾父  
也而皆不得而見焉惟勉而紀其可傳者庶以盡吾  
之志焉噫此正說出余今日心情也吾叔之墓余不

忍銘而於是而不用銘又烏乎寫吾情遂泣而書之  
我宋氏貫恩津自判事府君諱大原傳十一世而至  
我皇祖考 贈叅判府君諱應瑞吾叔卽我祖考之  
庶子我先君 贈判書府君諱爾昌之庶弟也母曰  
密陽朴氏節度使麟壽之女也吾叔諱胤昌字善述  
弱冠以叅判府君命出爲族父後通政黃生丹陽禹  
氏卽其所後父母也通政之考曰郡守世勁禹氏之  
祖曰兵曹判書孟善吾叔生能養之以誠歿能喪之  
以禮鄉黨宗族皆稱之吾叔生於萬曆壬午四月十  
一日崇禎甲申冬遭朴氏憂致哀年衰不能勝明年



三月十二日竟不起嗚呼痛哉嘗得散階自展力副尉至禦侮將軍云叔母光山金氏卽我先妣之庶妹考曰嘉善行僉樞諱殷輝母曰南陽洪氏 贈領議政昱之女生於萬曆乙酉十二月初一日歿于崇禎壬寅正月廿日粵四月庚午葬于懷德家後乾坐巽向之原吾叔始葬於家南之德大山從卜人言遷改之與叔母偕窆焉吾叔性骯髒毅雖略解文字而實有士君子之風見義必爲如嗜慾然如非義也視之若澆治家有條理御僮使甚嚴奉祭祀接賓客竭其誠敬有人所不能及者通政君產業素饒而吾叔

常苦窘束亦不以爲意也叔母慈惠淑溫出於天性幼被我外王母崔夫人若我先妣之教訓四德備具有女士之行上奉尊章下莅家務蘋蘩之薦酒食之議無不各盡其道爲婦爲母皆取範焉育一男四女一男曰興吉女適典籍朴弘護尹澆權哲俞桺興吉有二女尹汝任沈若洵其婿也尹澆有一男二女男曰東相女幼權哲有三男五女男曰大中全慶旭柳觀瑞其婿也餘皆幼俞桺有五男一女男曰齊華餘皆幼光材有二男三女皆幼嗚呼噫嘻惟我先君寡兄弟



同春堂文集  
余又終鮮一家兩世惟叔與余叔母又余之蕪親義情自別余少失怙恃常移孝以事之庶幾百年相依爲命而天之窮我吾叔與叔母皆先我而逝余與興吉俱老白首共抱孤露之感懷舊愴今顧影而悲不知幾何時而果能團圓於泉下如平日也耶耄魯不能文但紀家庭所見知者與余之情思故其言質而俚噫狀貌起居言笑旣不得而見而其所紀又不克盡吾之志焉則子厚所謂罔極之痛仍集云者其不在是歟至哀無文至情無辭後之覽者倘或徵信於斯焉

庶舅成均生員金君墓表

君諱伯生字汝仁姓金氏我外王考僉樞公側室之子君兄弟三人君於序爲長以萬曆辛巳正月生稍長受學於沙溪先生先生卽僉樞公之從子甚愛君先生之嗣子慎獨公視君如同氣僉樞公無嫡嗣以有君始無立後意君每請大宗之家不宜庶承僉樞公竟用其言庚戌我外王妣崔夫人不淑辛亥夏君又遭母喪冬僉樞公捐館君連遭愍凶毀甚幾危慎獨公竭誠調救得以全保丁卯差史庫叅奉赴赤裳山奉職惟謹庚午君年五十始中司馬丙子之變避



信禮堂碑集  
地嶺南鄉人多從之君晚有奇疾求治甚勤賊退自  
嶺從醫往湖南之古阜地戊寅六月十二日竟死于  
旅次得年五十八九月返葬于連山大鳥谷君資性  
慈良愷悌無有學問之力孝友天至居喪盡哀有足  
感動人者筆法端妙論議精審慎獨公每遇事相咨  
決鄉黨皆稱君爲忠信人嘗謁延平李相公相公命  
子弟拜之曰此人長者汝輩宜敬之平居不事產業  
惟以蒔花種木爲務訓諸子諄諄以孝悌之道庶毋  
墜家聲僉樞公諱殷輝其世系德行備載於谿谷張  
公所述碣銘君母曰南陽洪氏 贈領議政昱之女

妻曰於川姜氏觀察使燦之女月塘相公之庶妹月  
塘公卽余之姨兄也姜氏聰明才淑沙溪先生每稱  
其吐嗟能辨異味生於萬曆丁亥歿於崇禎丁未以  
君墓有水患遷改合窆於連之竹谷負亥之原生四  
男四女男曰槩棗棗采柳鶴齡林在洪成海鄭之翁  
其婿也林在官東部主簿槩有三男一女男益燁益  
光益峻女適李世老棗有一男一女男益燁女適朴  
震燁棗有三女皆未行柳鶴齡二男昌雨新雨林在  
二男滄涑鄭之翁三男元卿元輔元昌二女幼益燁  
男夏基女幼嗚呼余早失所恃常有渭陽之感惟與



君晚景相依而君兄弟凋落已盡獨余衰病在世時  
展外氏丘壠過君舊居衰草寒烟愴然興感又未知  
幾時果能相隨於泉下如平昔也耶嗚呼悲矣君之  
子姓蕃衍餘慶未艾意君不食之報其在於斯歟  
等將樹表君墓請余銘之略叙余所見知者書于石  
陰如右云

墓誌

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參議鄭公墓誌銘并序  
余少與鄭承宣東望游至白首相驩如一日也承宣  
間嘗泣而謂余吾先子實有潛德懿行生既不見知

於世沒又泯泯無傳於後則不孝之罪益無以自贖  
敢以幽堂之誌爲托余謝非其人其後累歲而其請  
愈懇顧念誼情終有不忍辭者謹按其狀公諱良佑  
字君遇鄭氏系出嶺之東萊高麗時有僕射穆入我  
朝有大學士矩世仍顯赫曾祖諱大年歷事 中  
廟以及 宣祖官至贊成爲時名卿謚忠貞祖諱休  
復郡守 贈左承旨考諱灝 贈吏曹判書妣鎮川  
宋氏郡守瑗之女以萬曆甲戌九月十五日生公少  
雋穎從學于柳西垌根柳公亟稱之癸巳丁內艱癸  
卯中司馬已酉遭判書公憂光海時廢 母之論起



同春堂先生集  
公遂廢舉子業屏居湖庄迹不到京裏 仁廟丙寅  
授翊衛司洗馬病辭辛未再以洗馬歷侍直副率衛  
率至翊贊丁丑移義禁府都事掌樂院主簿工曹佐  
郎庚辰拜司憲府監察間或自免辛巳出監洪川縣  
甲申解歸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終壽七十四公  
天資溫厚敦慤平生未嘗飾貌矯情取悅於人事親  
能色養喪而致其哀祭而致其誠君子以爲難廢朝  
時有爲公曲逕圖官者公痛絕之曰不可忝吾先丙  
子之亂入江都城陷以職事從赴虜營或勸公毋入  
不測公毅然曰當此之時何敢自爲身謀其莅縣也

掃除煩苛約已奉公家屬恒行困苦色年及七十乃  
曰七十作宰國典所不許遂決歸邑民遮衢至有出  
涕者每戒承宣擇交游慎言語毋植私黨毋急進取  
清陰金相公爲羣小所困論異者輒斥去承宣方在  
言地公勉之曰寧被斥於一時毋得罪於後世其秉  
心公正如此常淨掃一室靜坐看書嘗曰人謂吾拙  
吾自樂此人生凡百皆有命彼憊心營爲者皆妄也  
夫人洪氏南陽大姓工曹判書景霖之玄孫縣監百  
順之女縣監公有醇行嘗師友沙溪老先生先生愛  
重之夫人生長法家性又淑哲雖不規規於書籍而



同春堂集卷之六  
能通大義凡是非邪正無不辨白縣監公竒愛之既  
行親操井臼紡績不去手蘋蘩之薦賓客之奉必誠  
而無缺公布衣四十年人不知其貧也當拆著一任  
諸兄弟所爲而已無與焉兄弟有貧乏則篋衣甌粟  
無所愛焉宗黨隣里無不嘖嘖歎歎生於萬曆癸未  
閏二月十五日卒於崇禎甲午五月一日始公與夫  
人皆葬廣州先塋之側改卜驪州之某山某向之原  
乙巳九月某甲遷窆同穴焉以承宣曾參寧國原從  
功推 恩贈公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夫人視其秩公  
有一男二女男卽承宣名泰齊東望其字早登第歷

敷清顯公之歿也承宣方謫西塞不克自致誠信以  
是爲生平至痛云女長適士人梁頰甲次適持平蔡  
聖龜側室有一男曰衡齊承宣娶月塘姜相公女卽  
余之姨姪不育梁生一男錫萬進士蔡生二男三女  
男錫夏呈夏女適參判南龍翼士人李有煥崔晉禧  
衡齊有二男度世度凝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承宣  
今雖屢躋而且無嗣安知異時不昌大乎銘曰  
萊山之鄭累卿累公偉哉忠貞德烈彌隆公承厥休  
胚胎前光思繩祖武裸順裏方以葆其真無競於時  
有德無位君子所疑樂哉新丘驪水之湄嘉耦同塋



同春堂先生集卷之四  
死穀偕臧寔由孝子誠深慮長謂必有後天豈爾忘

淑夫人矜川姜氏墓誌銘并序

余既爲鄭承宣東望誌其先大夫參議公之幽堂承宣又記其前夫人之行實屬余銘之噫夫人實我姨姪顧念誼情有不忍辭者而亦有不忍言者盡矣丙戌公私之禍古未嘗有也每思之不覺寢驚而夢愕今欲把筆銘夫人之墓又何堪一字而千涕嗚呼悲矣夫人姓姜氏系出矜川卽我月塘相公之長女祖曰燦吏曹參議其女弟卽昭顯嬪廢爲庶人男兄弟曰文星文明文斗文璧文井其外祖曰大司憲申

湜夫人以萬曆己酉六月十三日生年十九歸于承宣君天資淑哲敏達事理當丙寅姜王兩詔使之來諸婦女傾城往觀駟車塞路夫人獨不往月塘公竒之曰女士也婦人之行當如是旣歸鄭氏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所以承順奉養慰悅其心者靡不用其極丙子之亂蒼黃奔竄夫人步從舅姑騎後足爲之趼而不示勞悴色流離顛沛之際扶養老人尤盡其誠舅姑每稱之曰吾賢婦也承宣君早擢大科歷侍從加緋玉中遭无妄遠謫西陲不及賜環而參議公捐館夫人獨在喪次易成備至凡附身附棺之具



同春堂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無絲毫憾參議公始葬廣陵距京城四十里有餘及  
初期夫人躬往展哀時當盛寒終日一粒不入口渾  
身傷凍幾絕而甦奉祭祀極其誠敬常手自具膳鬻  
割之餘亦皆謹藏坐待鷄鳴以行事三十年如一日  
勤於女紅未明而起家事大小皆自檢察無頃刻暇  
逸不曾以有無聞於君子承宣君或有病不食夫人  
亦不食晝夜不解衣夫人無子女勸承宣君卜妾以  
求嗣撫家衆有法未嘗呵謫而閨門之內肅穆也承  
宣君有孀姊窮甚夫人待之盡誠得一味輒分送曰  
不忍獨飽也承宣君適出外而有鄉友客死於京夫

人爲致斂用衣服聞者無不嘖嘖也月塘公以壬午  
歲易簣後五年而家覆殆無噍類夫人屢欲自決而  
輒爲傍人所救止或數日糜粥亦廢自是積毀成疾  
屢轉沉痾至乙巳三月廿六日歿于鎮川之庄舍用  
其年六月庚午葬于驪州治東竹松洞負亥之原其  
冬十月承宣君奉遷考妣墓於夫人兆上夫人平日  
知其有遷厝計預備凡百需用藏而待之及當大事  
井井亡缺承宣君甚校焉承宣君名泰齊東望其字  
也其世德詳於參議公誌中月塘公諱碩期字復而  
卽余之姨兄余常事以父師其厚德深仁足以表範



同春堂文集卷之四  
當世垂裕後昆而其肉未冷其禍慘焉豈世運所關  
非與於私門耶夫人之淑德懿行亦宜承休錫衍享  
有天祿而不幸遭家禍半生慘毒又不幸無嗣噫善  
者何勸焉所謂天不可恃理不可推者非耶嗚呼悲  
矣銘曰

謂天昭昭兮福禍善淫胡若是其盭謂天茫茫兮推  
盪予斂又孰爲分割嗟哉夫人有德而無命兮天乎  
人乎將尤誰百罹萬棘備經慘毒兮聞者孰不爲之  
傷悲懿哉君子之情執兮誠不間於存歿有我文兮  
闡幽辭悽切而彌烈惟長逝之魂魄兮倘可慰於窀

窆

金城縣令南公墓誌銘并序

往在丁酉間今上殿下居東邸日御書筵當時侍  
講之臣皆極一世之後選顧余庸陋猥廁羣彥之後  
得與今承宣南君雲路定交於寮案之間因之得雅  
於其嚴府金城公真所謂父子之游也金城公既歿  
之三年承宣君以書來曰吾先人志行非不如古人  
其才亦豈不如今人而生既不克顯於時歿又泯泯  
焉無傳則不孝之罪益無以自贖敢以幽堂之誌屬  
之子庶藉手爲不朽地噫余非其人第俯仰今昔之



同春堂先生集  
感有不可以不文辭者爲之一涕而諾之謹按公諱一星字德輝宜寧之南爲世甲族九世祖在佐我太祖勲爲開國爵爲領議政諡爲忠景忠景之孫智亦爲左議政諡忠簡其功烈具載國史曾祖諱彥純承政院左承旨祖諱柁折衝副護軍考諱斌平康縣監妣連山徐氏 贈叅判澍之女以萬曆辛亥十月初一日生公生而穎異學不勞師未弱冠已有聲赴試常居前列輒屈於會闈旣時事艱虞則遂不復應舉庚寅平康公捐館服將闋又遭徐夫人憂公侍病不解帶不交目及喪哭泣之哀饋奠之誠不懈不怠

前後如一李叅議有謙以居喪盡孝薦公廟堂不能用識者惜之丙申冬始拜內待教官己亥秋例陞爲掌樂主簿冬出監鎮川縣祛宿弊疏滯獄吏民安之壬寅秋有盜取殿牌以去公引咎卽歸觀察使知公治理無虧具啓於朝只革其縣而不譴公俄授常平郎所司金穀甚多舊例其出納之剩皆充私費公一切歸之公庾癸卯春拜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叅軍以常平務緊褫新任秋授金城縣令縣居窮峽地瘠民貧徭賦煩劇公至則節縮浮費廉簡自律推贏補缺公私咸裕於是大修學舍聚生徒日親課誨諄諄



同治庚午年集  
於入孝出悌之道訪問高年迎觴於公堂將禮幣躬  
勸酬闔境風動諸老人皆垂泣以爲前所未有始公  
連遭大戚未老而衰時有風痺之候乙巳春舊證發  
動辭褫還京疾轉就四月十二日竟不起享年董五  
十五八月七日葬于龍仁縣花洞里午向之原卽平  
康公兆左也公性端潔溫雅內行甚備其事親奉祭  
友弟妹皆盡其道與人交去表襮示肝肺見有危急  
必竭誠奔救姨兄鄭弼善雷卿在瀋中爲敵人所執  
將死公以布衣上疏指陳可救之策柄相却不用至  
今爲志士之痛教子弟嚴而有方承宣君始登第公

戒之曰凡人之貴仕宦者爲其顯名於世爲親榮也  
若其持身不端爲世詆詬則其位愈顯而其惡愈播  
終貽父母羞辱而已吾無以教汝只望汝不失其所  
以貴者爾其臨民也唯以寬和誠實爲務未嘗求赫  
赫聲常曰欲民之畏我正吾身而已何重刑爲欲民  
之愛我善吾政而已何私惠爲欲財之無乏節吾用  
而已何加斂爲前後莅兩邑一意奉公官具儲侍皆  
周完無缺其遇饑歲則所以救恤飢餓者出於至誠  
或推其餘以賜民一歲之賦性愛酒遇輒引滿陶然  
自適然常閉門靜居未嘗徵逐詡詡爲也於書無不



觀其爲文專以理勝辭達爲主其作字亦有桀度可  
觀公少時姿容玉雪鬚眉如畫見者歆聳咸謂朝夕  
必盛之玉堂以大厥施而顧乃蹇連佗際位厄縣符  
壽嗇中身豈所謂理不可推者非耶雖然承宣君方  
以才學爲朝著名臣公之弟中丞君婿校理朴君俱  
居清列戶門輝赫天其委社於是而彰公不食之報  
歟公配安東權氏府使矇之女育一男三女男卽承  
宣君名九萬雲路其字也女長適朴世堂卽校理君  
也次適幼學李觀成進士李漢翼承宣有一男三女  
男曰鶴鳴女皆幼校理有二男長泰維進上次泰輔

李觀成有一女李漢翼有一男皆幼中丞君二星其  
名也記昔辛丑歲余承召赴先大王祥事路出鎮  
川公方爲其宰闢公館而迎之甚歡也翌日遠將于  
數十里之外臨分戀戀有兒女子之懷誰謂此別遂  
成千古每念之愴恨今承宣君許以歲寒之義噫公  
不亡矣銘曰

孝友之行端慤之姿誰之不如而止於斯德隆位細  
君子所疑有子克家國士無先承休食報孰云非天  
銘以詔之式慰重泉

淑夫人東萊鄭氏墓誌銘并序



平原牧伯宋侯叔保狀其亡室鄭夫人之行授其子  
前司憲持平光淵跋涉數百里謁余於窮鄉寂寞之  
濱屬以幽堂之誌余神思衰落文且拙謝非其任則  
光淵氏纍然憂服哀懇愈至顧念平昔誼情有不忍  
終辭者按狀夫人系出東萊尚書左僕射穆之後十  
三傳而至宗簿寺僉正球深創己卯之禍社門謝病  
以文章自娛號垂隱於夫人為高祖曾祖曰希登以  
掌令死於乙巳士禍至今傳者猶慘愴不忍言祖曰  
謹以大耄由中樞府經歷加階通政 贈戶曹參判  
考曰之經文科牧使階通政 贈禮曹參判其媿姜

氏晉州大姓右叅贊紳之女右議政士尚之孫以萬  
曆己酉六月初十日生夫人幼有異質絕出等夷叅  
贊公鍾愛之十歲而婦道克修牧使公守白川適有  
故未搬家獨與夫人行凡飲食服御夫人實尸之年  
十五擇對歸于宋氏礪良大姓禮山縣監諱瑠護軍  
諱世仁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判書諱礎禮曹叅議  
贈吏曹判書諱克訥卽其四世也妣貞夫人清風  
金氏司宰僉正諱洽之女夫人入門而公姑媪御皆  
嘖嘖交賀金夫人素善病舉家事委之夫人上承下  
董夙夜無違事尊章極其婉嫕志物備盡奉祭祀一



同春堂文集  
於誠敬山澤畢具供賓客必以酒醴而侑之自米鹽  
薪橐煩細之事至井臼厨竈之間無不秩然可觀絕  
無私貨私畜亦不敢私假與六親皆敬服焉歲癸酉  
牧伯公邁竒疾幾殊夫人鬻簪珥延醫合藥不解帶  
束髻者殆二年乙亥叅議公捐館丙子之變奉几筵  
侍金夫人避兵于嶺海之間備經險艱而下室之饋  
北堂之供無憾焉戊子牧伯公遭无妄配湖南之臨  
陂縣庚寅金夫人不幸於謫所爰自侍疾夫人竭心  
盡誠左右侍奉抑搔扶持罔不順適經年如一日金  
夫人臨歿宣言恰如長孫夫人稱唐夫人之意如時

月之制夫人亦皆預爲之備雖竄謫流離之際凡附  
身附棺者無少有悔焉己亥牧伯公莅密陽夫人內  
政甚嚴衙門之間肅如也乙巳牧伯公由侍從擢拜  
銀臺夫人與受華誥庚戌子光洵宰橫城夫人戒其  
婦曰小心敬慎毋接外人毋通商貨毋惑巫卜浮屠  
之術庶可無累夫子蓋夫人以所自治者詔之也辛  
亥春子光淵褫憲職補鏡城夫人聞而泣曰汝旣出  
身事主東西南北何所不可第汝痼疾在身一出鬼  
門生還難期以是耿耿爾遂憂念成疾繼以子光瀛  
及光洵之婦并死於一日之內夫人大傷慟病日惡



諸子競進寬譬之說答言死生之理吾豈不知吾年六十有三涯分已足趁此時平無事之日死於汝輩之手良非幸歟是年五月初十日屬續計出姻黨親戚以至同里下賤皆驚惶奔走曰賢夫人喪矣家中僮指莫不悲號痛割如喪其父母九月三日窆于永平先塋之傍金柱山乾坐巽向之原夫人天資溫淑性度柔嘉鄙褻之語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設於身未嘗學習文字而聰明英哲立心制行自符於內訓列女傳諸書味爽而興筭縱必整雖有微恙自力無怠手執麻桌到老不釋服用不喜芬華飲食專尚菲

薄每得美味不肯近口曰此可以供祀事待賓客婦人不御嘉膳吾有所受之耳教諸子必以義方不以慈愛弛其規警每以掌令公忠孝正直之行傳信於一家者訓誨諸子未嘗不歎息流涕平生不信巫祝祈禳之事疾病猶諄諄戒子孫曰喪禍之餘以左道惑亂者今世通患汝輩須體余意一切禁斷可也夫人有一兄早歿撫其子女無間已出以至內外親黨隨其戚踈莫不盡其嫻睦之道爲婦爲母皆取範焉與牧伯公同居五十年白首相莊始終無違德亦未嘗以有無相溷也夫人舉七男曰光淹光瀛光洵光



同春堂先生集  
浚光淵光澤光凍光濂光洵光淵皆中甲午司馬光  
濂筮仕至直長先夫人天光洵縣監光淵丙午文科  
卽乞銘者光凍已酉司馬光淹初娶大司憲李鼻女  
後娶庶尹李大純女有三女而無子以光洵子徵殷  
爲嗣尹惟一柳重衍柳適其三婚也光濂初娶掌令  
鄭始成女生三男一女男曰徵獻徵遠徵文女適生  
員趙錫周後娶判官金壽長女生一男一女皆幼光  
洵娶察訪李尚載女生四男三女男徵殷徵久徵五  
徵奎女適韓始大大餘幼光浚初娶監察尹元之女  
生三女長適李世璉餘幼後娶縣監韓崗女光淵娶

判書李正英女無子以徵五爲嗣光澤娶郡守朴隨  
亨女生一女光凍娶判書金壽興女生一女徵殷有  
一男尹惟一男一女柳重衍二女柳適一女徵獻  
一女趙錫周一男一女內外孫曾男女摠數十餘人  
噫盛矣哉余與牧伯公定交於寮案之間實托歲寒  
之義諸郎亦皆游從甚勤其不鄙陋拙來徵銘語有  
以也牧伯公名時詰叔保其字也銘曰

萊山鍾靈菜水毓英髦彥旣多女士間生懿歟夫人  
德協坤貞克配君子如瑟如琴宜家宜人和樂且湛  
神之聽之子姓振振天和少愆情鍾相因閨儀如昨



長筭遽催胖合義摯親黨興哀金柱之原山長水匯  
我誌其寤用飭稚昧

殤女壙記

恩津宋浚吉有女曰靜一幼而警悟三四歲出語若  
成人一日其父披千字文試之曰某字是何義某字  
是何謂輒應口對無疑或不中不遠其父竒之以文  
非女子業不復授惟提耳以婉婉之教嘗食肉謂曰  
汝長膏梁卽喪父母何如乃感然云阿爹向諸兒忍  
此語耶其慧類此稍長執女工之小者相助爲多其  
母卽晉陽鄭氏愚伏先生之季女先生以冢宰退終

于尚州之梅湖及練其母搬諸兒往赴越三日而靜  
一暴得疾甚惡旣病令置其小弟于懷而撫視之執  
其父冠纓若告訣者頃之而絕吁惜矣不免水火父  
母之罪意者炎途之輿走醫治之昧方有以致非命  
之夭耶抑程夫子所謂人理之未至容當責命於天  
者耶噫其命矣夫靜一生於天啓丁卯三月十八日  
死於崇禎甲戌六月初七日翌月廿五日己酉還葬  
于懷德縣之學堂山宋氏墓與其殤叔同兆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